

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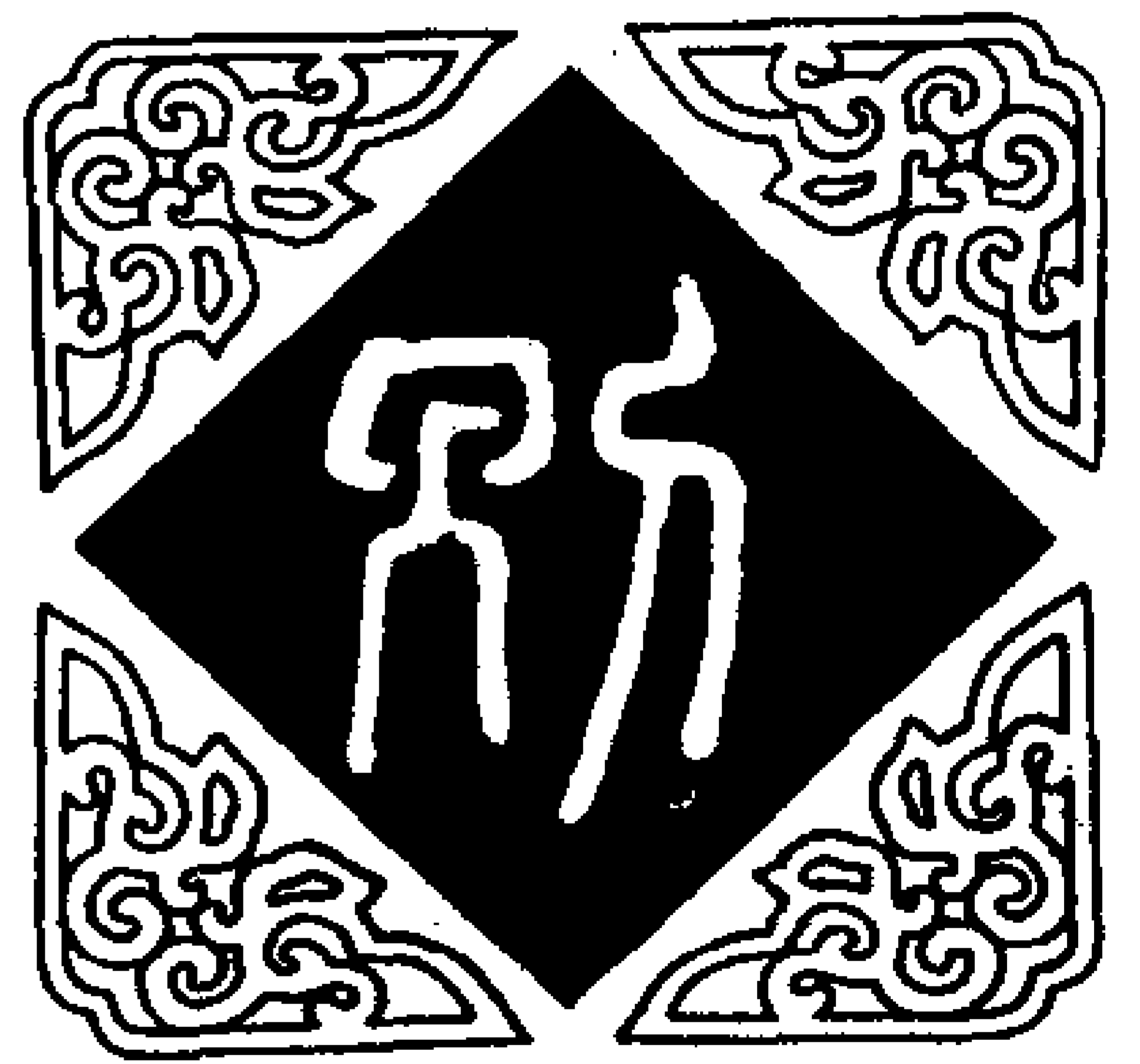
玄

別

藏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

江蘇古籍出版社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

江蘇古籍出版社

宛委別藏

(清) 阮 元 輯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整理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開

印張：一八九七·七五 插頁：四八〇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19-073-9/Z·13  
定價：（全120冊） 2550 圓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序

臣聞道非言無以致顯言非經無以載道道之不行也以  
經之不傳經之不通也以旨之不明周季道降德衰諸子  
嗣興私其異端自名一家其巧辭渺論漫不足以索理迭  
爲簧鼓流于虛僞石沈木肆爲邪說喪其性命之真而陷  
溺楛亡不能求復老氏著言五千明道德之常將以絕學  
返樸復乎無爲而鎮以清淨此載道之經也然詞簡旨奧  
窮之益遠測之益深非夫神解蓋不得以議其畧此經之  
所以難傳也

主上生知之學天縱神聖微言奧義非苟知之實允蹈之  
發於宸藻著爲成書雖相去老氏于千載寥寥之後言若  
符契真常妙本坦然明白此經之所以傳旨之所以明道  
之所以行也臣實非常之遇謹齋心滌慮凝神致一恭請  
聖製精思索至臣之蔽蒙豁爾扶發恍若有得輒不自已  
妄意管見仰稽

睿訓衍爲義解離爲十卷井蛙甚下識固不達於雲天螢  
爝至微明實難再于日月然道化廣被雖一介之微得以  
形容天地造物之大亦足以彰

聖治元功道被極致也萬有一遇採擇之幸抑亦使天下  
萬世知太平盛際不以人微廢言見之所以傳道之所以  
行豈不躋歟臣章安謹序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一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道經

御注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君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臣義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命之曰道有一未形物得以生命之曰德道本無名謂之道者即人之所共由者

而爲言也德本自得謂之德者即有心所同得者而爲  
言也惟道無垠虛者常存惟道無體微元常真絕于有  
無之域泯于彼是之居在體爲體在用爲用天地雖大  
未離乎內秋毫雖末待之成體萬物終始出入未始不  
由于此故謂之道即其自心同然皆得審乎無假而不  
與物化淵乎其居而不與物遷未嘗蔽虧未嘗乘馳心  
全乎天而無得喪之累故謂之德道無體也無體則不  
涉于變故亘萬世而無弊德在我也在我則無待于外  
故充一性而常存周衰文弊天下奔馳于末流□□於



聰明淫僻于仁義素樸日鑿而不能明徹見獨留連于  
榮辱之境盪摩乎好惡之場至于以人滅天以故滅命  
何道德之云故老君著書九九篇絕學返樸復乎道紀  
深根固柢冥于泰初以道名之常論天地萬物之始毋  
以有無之常觀至變至精之微妙復命以體神知和以  
守氣道常而復乎無名德常而至乎歸樸昏所以明道  
德之常也有常而不變故謂之經緯則錯綜往來故謂  
之變經有一定之體常而可久之義也言意曰辭指意  
曰旨惟載道之言故簡而當寓道之旨故遠而明道固

不可以言傳也道固不可以言喻也求夫言迹之間固  
非所以得道然捨夫言迹則道又不可得而形容惟冥  
于道者契會于意言之表合乎元一而復于真常故曰  
默識而深造之噫道非有心者所能遠亦非無心者所  
能近默識深造是謂元同

道可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御注曰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名可  
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

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臣義曰道至虛也寓天下之羣實而不見其畛畦故無體之可言道至靜也對天下之羣動而不涉于緒口故無方之可名道不可言也託于言聲之間皆道之糟粕爾道不可名也寓于形器之域皆道之筌蹄爾可道可名屬于諸有如事物焉廢興新故之不停如四時焉旋復代之不一應理適變各可其可豈真常耶真常妙本

先天地而不弊後天地而不窮元冥自契豈容聲哉伏  
義得之以襲氣母可謂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所以會道  
之體也其常道歟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可謂既得其  
母以知其子所以契道之用也其常名歟常道常名自  
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又安得以新故終始議  
其將故曰莫知其終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御注曰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  
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能名之故無名爲天地之始有

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爲萬物之母

臣義曰泰初有無無有名故無名者氣之始也天地得我以生者也故爲天地之始有一而有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有名者數之起也萬物得我以成者也故爲萬物之母以其氣始爲之始以其生生謂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御注曰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皦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

道行卷第一  
一  
微有無二境微妙寓焉大智並觀迺無不可恍惚之中  
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于上曲棄有著空徇末忘本道  
術于是爲天下裂

臣義曰在有而無謂之常無非空絕之無見無于有爾  
而物物皆空故曰不立一物乃真常之無也即無而有  
謂之常有非物色之有也見有于無爾而物物具在故  
曰不廢一物乃真常之有也常無冥於一致之理藏天  
下之至精貫通是非混一今古常無而不墮于無故可  
以觀妙常有應于方來之事對天下之至變時物終始

形器變化錯出無窮紛然不一常有而不滯于有故可  
以觀微卽有無之境有微妙之觀然微妙豈卽夫有無  
所能盡觀也哉亦曰卽其常無常有欲以觀爾大智達  
觀有無本末泯于忘言之域是謂要妙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元

御注曰道本無相孰謂微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故同  
謂之元世之惑者捨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無者  
特名之異爾

臣義曰道以常無爲體以妙有爲用宵爾無相孰觀微

妙物我復乎造化之原是非混于沖虛之氣離形去智  
有無都泯故同謂之元在無而有在在而無所謂兩者  
同也有無相生而有無之辨著此出而異名也元之爲  
色赤且黑于其方曰朔曰北之類皆合兩者故也通夫  
有無而同一乃可以語道

元之又元衆妙之門

御注曰素問曰元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  
也妙而小之謂元元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  
色者未嘗顯元之又元所謂色色者也元妙之理萬物



具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  
以昌皆妙也而皆出于元故曰衆妙之門孔子作易至  
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爲終始  
臣義曰天肇一于北元之同也地耦二于南神之出也  
神以元生元以神妙同夫有無混然無間所謂元也元  
之又元元亦至矣神由是出元由是著妙萬物而無方  
此天地所以神明聖人所以無爲而爲而人之靈物之  
昌皆盡其妙而妙皆出于元故曰衆妙之門孔子作易  
託象數以示神故至說卦然後言妙老子同有無以示

元故以首篇言之神生于元而元爲衆妙之所自出故  
終始之序如此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御注曰道無異相孰爲美惡性本一致孰爲善否有美  
也惡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有善也  
不善爲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  
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化  
爲神奇則美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

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奚擇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臣義曰道本無物孰有異相涉乎美惡有相之異性本元同孰有二致麗乎善否其致不一古人復乎道初冥於天性適然自得而各安其所得莫然自爲而各宜其所爲何以知爲也純澆樸散離道而嚮于物去性而從於心知之以心而取舍以情不信性命而蕩於私欲故美惡善否代爲之對何有已耶物之神奇臭腐係夫世

世之美惡爾迭徙于化適可者貴則美惡果何辨哉理  
之是非用捨係夫世之善否耳緣機之會應時爲當則  
善不善果何擇哉且情見在人其知不同各徇其私而  
相爲彼我則美之與惡善之與不善其環無窮矣聖人  
物我元同有無俱泯離對疑獨不容聲矣季咸若神而  
壺子不得而相則美惡善不善何所能累元珠之遺而  
使知索之不得則何復事知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  
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御注曰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爲對此六對者羣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爲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爲而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

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昏道之所寓而去道遠矣

臣義曰氣者道之所運物者氣之所化氣冥于無虛而常通其有見也得而像之故謂之象闡道乎太易而象帝之所出以無授萬物之氣以有成萬物之形氣散乎泰始而爲陰陽形離乎泰初而爲天地氣變之極形之所化山嶽之止海川之流五材之著用羣物之名言其理其形其聲其數行流散徙出入生死凡涉麗于形器之間此六對者更出迭入而不能自止世之人認而有

之與接爲構以妄爲常相刃而交相傷而靡而交相清  
蕭然疲役而不知所歸所以陷溺于轉徙之流而不能  
自出也凡天下之可名者未嘗無偶也有無也難易也  
長短也高下也聲音之相和也前後之相隨也昏其理  
之必然也凡天下之可名者莫不昏爾而未始獨立也  
然則由美而有惡由善而有不善固其理也六對之境  
雖昏道之寓而妙用之所託宿然役于緒使出離乎道  
可謂遠矣又安得以語道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御注曰處無爲之事莊子所謂無爲而用天下也行不  
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爲則有成虧  
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乎萬物之  
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歟

臣義曰事之方來我爲之對不可不爲也見于有爲則  
理有成虧物之適至我爲之辨則不可無言也見于有  
言則理有當愆涉于有爲有言之域則孰能忘累聖人  
獨立萬物之上事之所處教之所行而天下因得以返  
常復樸元同是非不爲美惡善不善之辨彼六對者無



自而擾故未始有言爲之累也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  
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可謂無爲而用天下者也故曰  
處無爲之事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可謂以  
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故曰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  
是以不去

御注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  
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  
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

有鑿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履載天地雕  
刻衆形而不爲巧故曰爲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  
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認而有  
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  
已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臣義曰聖人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故不從事于務  
物來則應應而不窮而係累于當時不留情乎既往因  
時乘理惟變所適如天運寒暑付之自然而心無積想

方萬物之並作也作其自作夫復何辭隨感而應何容  
心哉若鑑對形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若谷應聲不揚不  
抑洪纖不遺故曰萬物作而不辭一氣之所運大巧之  
所範其生出有次其終始有序動靜語默勞乎天機之  
所役精神心術萌乎氣機之所作天與之形散于萬殊  
其化不同其生不一其體之別其色之異各極其量而  
遂其自然且莫知其所以然也認而有之孰能生生故  
曰生而不有無爲而爲雖爲而我何恃也功成于天雖  
成而我何居也有我則有居在已無居則物莫能遷有

居則轉徙不常矣故曰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居而有之天下所不與也不居而有天下所不去也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御注曰尚賢則多知至于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于正晝爲盜日中穴阨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歧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曰不爲盜莊子曰削曾史之行

封楊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元同矣旅葵曰不貴異物  
賤用物民乃足

臣義曰聖人之在宥天下也舉滅其賊心而進其獨志  
故性正而不流情防而不辭安于性而將與道同復制  
乎情而將與天同理故皞然歸于自得之場熙然樂于  
無情之域三代之後道不足以勝欲靜不足以制動摩  
利害于榮辱之途逐夸靡于形體之外故君子泥道執  
有矜攬賢行而慕尚忘已小人背道返馳賈售貴貨而  
徇逐失身彼以賢尚而鄙我之不巳若我以彼勝而忿

己之不我勝此所以起爭也彼以貨貴勝我之所無我  
以彼矜而嫉彼之所有此所以起盜也故名者爭之端  
利者盜之起嚮于名者失于徇外耽于利者喪于逐末  
故不尚賢則民無夸跂不貴貨則民無覬覦夸跂之心  
忘則何爭之有覬覦之望息何盜之有荆曾史之行鉗  
楊墨之口則言行不立是非俱泯而德性同于初故曰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異物則民不失常不賤用物則  
民不背本故民乃足民足則不爲盜故曰不貴難得之  
貨使民不爲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注曰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于東陵之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憤亂僨驕而不可係道至于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爲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臣義曰靜而不變返冥于一德同乎泰初神凝于太虛

氣葆乎沖和視物之在天下者曾不足以搖吾之天宇  
其心休休焉彼昧者五綦交戰而好惡之私蕩其情六  
鑿相攘而取舍之情流于僞目之妄見意之妄欲日闢  
其心于接構之間故心爲之情而天理去矣伯夷盜跖  
卒死餓暴者見名利之可欲爾焦火之熱凝冰之寒斲  
嚮得失憤亂若此奪于可欲爾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  
動心知其無可欲故不惑不動何亂之有  
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  
無知無欲



御注曰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耳以  
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嗅有實其中則  
有礙于此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一視而同仁駕近  
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堯之舉舜而用  
鯀幾是矣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瞻  
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志豈賢之可尚貧之足貴哉聖人  
爲腹不爲目腹無擇而容故也志者心之所之骨者體  
之所立志彊則或徇名而不意或逐物而無厭或伐其  
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徒與物相双相

靡胥淪溺而不返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  
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  
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  
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不衰是之謂彊  
其骨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  
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矣  
故常使民無知無欲

臣義曰道藏于無故虛者道之舍也物累于有故實者

物之積也人開其天物竇其欲有形者形爲物役有心者心爲形使私欲勝于內事物奪于外陰陽爲之并毗天和爲之交喪所謂靈臺太虛之室蓋已桀塞乎其中則事物之來將以通其故而應其感豈不大謬谷以虛故應其聲于無方鑑以虛故照其形于無窮管籥以虛故能受虛之氣況心之爲物攝五官以爲主統萬善以爲宗適感而應應而不藏要在乎虛惟虛也復乎無物合乎無始謂之抱樸抱此者也謂之守一守此者也願子進于是矣齊心以致一致一以集虛入遊其樊至于

未始有回則能盡其性而愛惡無留情矣因其固然付  
之自爾心虛故也實是非一好惡塵累忘而心虛矣舉  
舜用絲堯何容心焉以虛應之爾何好惡之累腹之爲  
物容而無擇受而不盈氣之所往物之所化俱復于此  
出入終始無有紀極未始或足也困于不足則不能無  
求求也不已則殆故腹要示實實則瞻足于已而外無  
所待貪求之念絕而平泰之福至復何利欲之念哉好  
惡之累亡豈賢之跂尚也利欲之念滅豈貨之足貴也  
心有所之謂之志志之彊也其嚮無方則勞乎營爲槩

精神役思慮徇名逐貨伐功矜能何有已也故志要乎  
弱則離動而之靜自有而適無守雌以復乎無爲守辱  
以安于至分自下而不爲高自後而不爲先求復于道  
是謂弱志體之所立在乎骨骨之弱也失已于物隨變  
流徙視彼出入爲之行藏緣彼好惡爲之用舍與物不  
靡而不知其非與物淪溺而不知其返不能自已一至  
於此故骨要乎彊彊則特立而有常獨行而有造全天  
之守而不遷於物完天之固而不喪於人其動不殆其  
行也健其彊不息日進於道是謂彊骨聖人之治心虛

而無所分腹實而無所求志弱而不營于外骨彊而不  
遷于物此所以使民無知而不累于名無欲而不累于  
利全其逍遙遊而于自得之場所以返素樸也有知則  
心爲物役故多知所以殘于性命之分有欲則情爲物  
遷故多欲所以汨性命之情知復乎無知而無以爲知  
欲復乎無欲而不見可欲要在乎有常故曰常使民無  
知無欲

使夫知者不散爲也

御注曰辯者不敢逞其辭勇者不敢奮其技能者不敢

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矜機巧滋法令以蓋其衆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違也九官咸事俊又在服豈以知爲鑿也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

臣義曰聖人之治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上以道在宥天下下以道化成于上民之多知而復乎無知民之多欲而復乎無欲至治之極復乎太古可謂至矣雖有知者其辭辯其勇伎材之能察之智將安所施自謂曰知何敢爲也爲之則敗抑何所容故曰不敢爲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御注曰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恣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爲出于無爲而已萬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故上治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

臣義曰聖人遊人間世應帝王而立乎事物之上其化民成俗將以復性返樸其能恣然無爲也哉其爲也出于無爲非無爲也輔萬物之自然生其所自生成其所



自成曲全乎天而無夭闕枯亡之患則無不治矣日月  
星辰得其序上治也鳥獸草木遂其性下治也上下之  
治如此而民至于無知無欲而知者有不敢爲治之至  
也如此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御注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爲無形故不盈經曰萬  
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彊或  
失之過偏乎陰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沖氣

沖者中也是謂太和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  
不足者與之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也注焉而不滿  
酌焉而不竭既以爲人已愈有已以與人已愈多道之  
體猶如大虛包裹六極何盈之有

臣義曰道藏于太易之先以氣則未見以形則未判以  
質則未分孰爲體哉體且無矣孰爲用哉道樞一運天  
機已張陰陽以氣而妙于無萬物以形而顯于有其終  
始出入莫不有用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道之用也  
充塞無外而其應無方瞻足萬物而不弊于有是道之

不盈也有情有信未離乎心也謂之用蓋有使之者矣  
道以無心爲心即彼情信在用爲用故曰道用無爲無  
形不墮諸有也謂之不盈蓋不麗于器矣道以妙有爲  
有即彼形爲在體爲體故爲不盈氣散乎太始而分陰  
分陽故氣者道之所運物者氣之所化墮于數者不能  
逃乎陰陽之機囿于形者不能出乎陰陽之造故陰陽  
爲萬物之負抱而未始或離也毗于陽則失于太過而  
爲彊毗于陰則失于不及而爲弱彊而用之其剛必折  
弱而用之其柔必殆沖者道之見于氣也其氣均以和

爲沖交通而成和綢繆而爲一剛柔之用無過不及往  
來之變無相乘謬兩者渾一適乎太和無所往而不適  
乎中沖之用也沖而用之猶彼太虛充滿六極包裹天  
地運量不匱酬酢無已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  
深不可測其益也何有

淵兮似萬物之宗

御注曰莊子曰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  
審爲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羣實  
之所歸惟靜也故羣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

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臣義曰淵者靜一而流復虛一而體深其復也不與物雜其深也不與物測遊于物初同乎太虛道之體也萬物本乎道之所生故道爲萬物之本宗矣羣有之實歸乎至虛羣有之動屬乎至靜惟虛以靜所以管攝萬有而大化之所以神也萬物宗于道未始爲之宗物自宗之爾故曰似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御注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  
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  
物委蛇而同其波也內誠不解形謀成光而舍者與之  
避席豈和其光之謂與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  
乎若揭日月而行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  
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烏用智不斷  
烏用膠萬物無足以撓其心者若是則無奉色無驕氣  
和而不流大同于物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  
臣義曰銳者物之利紛者事之交其銳不挫則其利也

傷其紛不解則其交也雜傷則爭雜則亂故挫其銳則  
渾然而全于天解其紛則凝然而觀其復形謀成光脩  
身明汙未能忘我也立我爲累去道遠矣光矣而不耀  
則其光也和于物而不乖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則其塵  
也同于物而不異至于此則情繫都忘物我元同彼是  
不立無入而不自得也

湛兮似或存

御注曰心若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奉定之中天光自  
照昏然若忘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

臣義曰閔道奧而弗示杜得機而不發復乎無爲遊乎  
物初心若死灰身若槁木而體同太虛湛然凝一窈冥  
恍惚而物或有焉此溫伯雪子得于目擊之間也若亡  
而存不形而神大聖神解不容聲矣學道學此者也傳  
道傳此者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御注曰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有象  
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羣物之始而道實先之莊子所  
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



不得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誰之  
子象帝之先

臣義曰自無而適有者皆麗乎物故萬物本乎道之所  
生自有而適無者皆復乎道故道爲萬物之祖道本乎  
無何所自生故曰不知誰之子物屬諸有由道以生故  
曰象帝之先物見乎像曰象則象考生物之始也神之  
應物曰帝則帝者應物之始也象與帝羣物之所始而  
皆本乎道之所自出故曰象帝之先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一終

一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一終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二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道經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御注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東芻爲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臣義曰大仁不仁非不仁也以仁爲恩仁亦淺矣害之  
隨至仁可爲乎大道之世適然皆生同焉皆得何以仁  
爲天地無愛于物而物當其分而同于自得聖人無愛  
于百姓而百姓自適而相忘於無情此天地聖人所以  
視萬物百姓爲芻狗也天地之于物聖人之于民非無  
心也非有心也生其所自生治其所自治應時而用其  
用也不藏已事而廢其廢也不留何容心哉皆所以輔  
自然爾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御注曰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解處皆礙在道爲一曲偏在物爲一曲

臣義曰天地之間一氣之運闔闢變化出入動靜不見新故無有終始其猶橐籥乎橐籥之爲物以虛而受其受也不辭以虛而應其應也不窮有實其中其用也廢天地之鼓萬物是有心哉萬物自動于至虛而天地聽其自爾聖人之于百姓是以應其適然而無係累故比夫橐籥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御注曰虛已以遊世則泛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屈迫而後動則運量而不匱故曰動而愈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爲之累者此也

臣義曰氣寓於橐籥以鼓萬物者橐籥以虛能受能應故也其靜也虛氣復于無而未始或屈其動也虛氣應于有而未始或窮聖人虛已泛應曲當于物而其道不屈動化應時運量不匱而其道愈出安有言爲之累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注曰籥虛以待氣氣至而鳴不至則止聖人之言似

之辨者之圓言多而未免夫累不如守中之愈也慎汝  
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臣義曰聖人本乎無言迫不得已而有言其言也緣時  
適可應彼而已猶籥之虛爲氣所鳴爾應理而言其言  
不窮辨者之言是非交擊言之雖多其窮也數惟善惡  
兩忘是非不立則虛而無係無係則不偏不偏則得中  
中而能守曠然忘懷而復乎天一天地之心于此可見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御注曰有盈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  
分物之理也谷應羣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  
之中與道爲一不麗于形不墮于數生生如不窮如日  
月焉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

臣義曰囿于陰陽者其盛衰有形役于變化者其成敗  
有數涉形與數其生也孰固谷以常虛而應羣動之感  
神以常寂而妙萬物之上常虛則不累於形常寂則不  
滯於數谷之虛神之妙冥于一致與道同體生生不窮  
其應無已其化不測其猶日月維斗皆終古而未始或



息或忒故曰不死不死者以其無所自生故不死也神亦至矣必曰谷神者氣冥于虛神潛于氣神之應也如響能容能應能虛能盈無有終已故以谷言

是謂元牝

御注曰萬物受命于無而成形于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元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以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元牝以明造物之妙臣義曰谷神以無受萬物之命天地以有賦萬物之形不曰天地而曰元牝者以天地之色類言也色類本乎



有闔闢之義根有生出之理元牝之氣闔而爲陽麗乎  
陽者之所生也闔而爲陰麗乎陰者之所出也天地以  
陰陽形之大者言之也天地萬物由此門出莫得而見  
故曰元牝之門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御注曰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  
綿綿若存茫然天造任一氣之自運倏爾地化委衆形  
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臣義曰萬物資氣以生資神以靈故氣爲神母神爲氣

子氣固則神全氣汨則神亂氣喪則神去綿綿者引而不絕續而不已先天地而有後天地而無窮恍惚窈冥而或有在故謂之若存茫然天造任其氣之自運而莫知其所以然倏爾地化委其形之自殖而莫知其所以爲以無用而非智力所能爲也故曰用之不動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御注曰天穹隆而位乎上經爲日月緯爲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爲山嶽融爲川澤而萬物載

焉天地無心于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地隋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生物則天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有待也而生焉故能長生

臣義曰復乎無物孰命其形合乎無始孰有其生賦生之初合乎太虛凝爲我形如水有氷世之人一受成形遂以形爲我有認以爲生遂以生爲我固是以形虧而不全生離而不抱忽然而逝何異隙駒曾不知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爾天穹隆而位乎上未

始有心于覆物也地磅礮而位乎下未始有心于載物也形爲天地而不知其所以爲天地功爲覆載而不知其所以爲覆載其長且久未始以生爲也無以生爲則生未嘗生雖寓乎有生而無有生之累故曰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御注曰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者位乎天地之中達而爲三才者有相通之用辨而爲三極者有各立之體交而爲三靈者有無不妙之神然則天地之與聖人咸得乎道而聖人之所以治其身亦天地而已故此章先

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人皆  
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後其身則  
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在  
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外生死遺禍福  
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夫聖人之所  
以治其身者如此況身外之事物乎遭之而不違過之  
而不守體徃抱神以遊世俗之間形將自正物我為一  
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者而不為老者此其效歟  
臣義曰立已以先物則物為我敵而為物之勝而身未

始或先有我以存身則身爲物喪而爲物之傾而身未始或存此理之固然也聖人位乎天地之兩間而成能于天地達而爲三才辨而爲三極交而爲三靈混然無間咸體乎道其致不異故此章言天地之不自生故能長且久繼言聖人後外其身故能先能存也聖人無心于自先故後其身而天下莫如我先之至無心于自存故外其身而天下莫知我存之固我身之先我身之存皆超然無物我之累未始有其身者然也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注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道者爲之  
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  
私故長存自營爲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臣義曰天地聖人所以無私者無我故也私于有我未  
有能成其私者天地無自生之私故能長生聖人無有  
身之私故能常存故曰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御注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

道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  
淵而虛靜而明是謂天下之至精故曰上善若水

臣義曰寂然不動復乎妙常者道也感物而應繼道而  
出者善也復于至道善無所立名爲上善道固以離蓋  
善名立而道體虧矣水之爲物生乎天一道之出也水  
幾于道道未遠也出于空無流乎實出有乎道者然也  
淵而虛其深也可以會道靜而明其一也可以復道則  
未遠乎道者然也出乎道而未遠乎道故曰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御注曰融爲雨露萬彙以滋凝爲霜雪萬寶以成疏爲江河聚爲沼沚泉深海大以汲以藏以裕生殖萬物皆徃資焉而不置以利萬物孰善于此善利萬物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于柔弱不爭之地納汙受垢不以自好累其心故于道爲幾近也

臣義曰五行之致用也大而水爲之本萬物之生殖也博而水資其生施及于物而受之者不知其所施物蒙其澤而利之不知其所及處不爭之地而利及萬物不知其所以爲善衆流之汙羣物之垢彼有心者之所惡

水之納汙受垢處衆人之所惡而不知其所以爲惡善  
而不知其善惡而不知其惡故于道爲近

### 居善地

御注曰行于地中流而不盈

臣義曰水由地中行性也其流趨下流而不盈故曰善  
地如水之善地則得所居也

### 心善淵

御注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

臣義曰虛靜而深不可測晦明而遠不可窮心如水之

善淵如此

與善仁

御注曰兼愛無私施而無澤

臣義曰兼愛無私愛之廣也施而無擇施之博也廣且博仁至矣與如水之善仁如此

言善信

御注曰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

臣義曰避礙行險旁流萬物行由地中東歸于海言如水之善信如此

政善治

御注曰汙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之理無容心焉故無不治

臣義曰潔汙而清夷險而平任理之自爾順物之自然水之治也政如水之善治如此

事善能

御注曰因地而爲曲直因器而爲方圓趨變無常而常可以爲平無能者若是乎

臣義曰曲直圓方趨變不一適可而應常得其平水之

能也事如水之善能如此

### 動善時

御注曰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括宜在隨時而已

臣義曰時決則流時塞則止以陽釋以陰凝隨時而動動而不括動如水之善時如此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御注曰聖人體道則治身惟長久之存兼善則利物處不爭之處莊子曰有而爲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夫

無爲而寡過者易有爲而無患者難既利而有爲則其  
于無尤也難矣上善利物若水之性雖利物而不擇所  
利不與物爭而物莫能與之爭故無尤矣故曰天下莫  
柔弱于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

臣義曰水兼諸善不有其善故不爲而幾于道人有諸  
善而不自有其善故不爭而無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御注曰盈則滿矣銳則剝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



持後以處先執虛以御滿苟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  
之禍故不如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  
之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于進取則智有時而困  
可長保乎

臣義曰善持滿者不盈盈則有傾覆之患善揣物者不  
銳銳則有剝折之失不能忘有而事於矜持雖一時之  
盈未至或傾而終有覆溢之患不能忘情而工于億度  
雖進銳屢中未見或失而終有困拙之累持盈揣銳立  
我故也有我則物爲之敵事物之來無已將以我勝殆

矣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御注曰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玉者累于物累于物者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于德害于德者復免于患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不爲己處顯夫豈金玉以爲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臣義曰在外之物無非儻來寄認而有之同適于弊金

玉富貴在彼者也性命道德在我者也忘其在我而逐夫在彼喪其天真沉于物假亦妄人爾金玉世所寶也非我固有恃而有之自累於物爾物有所累能無失乎富貴人所願也非我固有有而驕之自害於德爾德有所害能無患乎聖人無我累雖王天下而不爲己處顯無物累雖拘一世之利而不爲己私分者體道故也故其道不渝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御注曰功成者隱名成者虧日中則昃月盈則蝕物之

一 道不存 卷之三  
一 十三

理也聖人睹成敗之相因識盈虛之有數超然不得不  
累于物無復驕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  
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知進  
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無悔乎伊  
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臣義曰陰陽迭運寒暑代推有進則有退有成則有虧  
天道付功于物而其用退藏自然之道也彼認功名爲  
已事進而不知退雖得持盈之善揣銳之工能勿悔乎  
聖人見成壞之理識盈虛之數知造化之密移明吉凶

之倚伏而無功名之累故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得  
天之道也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

御注曰魄陰也麗于體而有所止故老氏于魄言盈鬼  
陽也託于氣而無不之故易于魂言遊聖人以神禦形  
以魂制魄故神常在魂而不載于魄如車之運百物載  
焉如時之行寒暑徃焉心有天遊六徹相因外天地遺  
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于魄哉

臣義曰魂託于氣而神無不知者屬乎陽也魄麗于體而營有所止者屬乎陰也神載魂則生神從魄則死聖人氣完固而神全一出入變化而無形體之或累以陽勝陰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魂而不載于魄至于外天地遺萬物獨往獨來應化無窮而神未始或困者不載于魄爾謂之營蓋有託宿止集之意言魄之舍也謂之載蓋有乘載運動之意言神之遊也故于魂言載于魄言

營

抱一能無離乎

御注曰天一生水于物爲精地二生火于物爲神精神生于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竊嘗申之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于天下蟠于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而世之愈者役已于物失性于俗無一息之頃内存乎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哉聖人則不

然載魄以通抱一以守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神經乎  
太山而不變處乎淵泉而不濡孰知其所始孰知其所  
終故曰聖人貴精

臣義曰道生一一者水之生數也精之所本固天一之  
水爲精一生二二者火之生數也神之所出故地二之  
火爲神一元之炁混于太虛氣本無形精因以生精固  
于一神集乃全一精集神而神用不竭以神御形而形  
生不敝故精者生之本一者精之數精固而不搖則復  
乎一一抱而不離則精全精全則神全神全則合乎變



物而上與造化者遊其靜也體道其作也契理孰究其  
終始彼汨于多欲與接爲構喪精失靈神散于形魂載  
于魄淪于幽隱沉爲下愚而天理滅矣惟抱一不離者  
雖涉萬變而神全于一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御注曰易曰乾其靜也專楊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  
不雜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柔嬰兒居不知所爲行不  
知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  
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

一  
道  
行  
者  
居  
三  
一  
一  
一  
不  
正  
而  
心  
至  
于  
備  
驕  
而  
不  
可  
係  
聖  
人  
虛  
已  
以  
遊  
世  
心  
無  
使  
氣  
之  
彊  
則  
其  
靜  
而  
不  
雜  
和  
而  
不  
暴  
與  
嬰  
兒  
也  
奚  
擇  
故  
曰  
能  
如  
嬰  
兒  
乎  
孟  
子  
曰  
其  
爲  
氣  
也  
至  
大  
至  
剛  
以  
真  
養  
而  
無  
害  
則  
充  
塞  
乎  
天  
地  
之  
間  
老  
氏  
之  
專  
氣  
則  
曰  
致  
柔  
何  
也  
至  
剛  
以  
行  
義  
致  
柔  
以  
復  
性  
古  
之  
道  
術  
無  
乎  
不  
在

臣  
義  
曰  
氣  
者  
道  
之  
所  
運  
物  
者  
氣  
之  
所  
化  
氣  
寓  
乾  
坤  
以  
出  
入  
而  
萬  
物  
因  
氣  
以  
生  
死  
故  
氣  
爲  
萬  
物  
之  
元  
而  
人  
尤  
貴  
于  
善  
養  
也  
孟  
子  
曰  
蹶  
者  
趨  
者  
是  
氣  
也  
而  
反  
動  
其  
心  
楊  
雄  
曰  
氣  
者  
所  
適  
善  
惡  
之  
馬  
歟  
則  
氣  
之  
所  
養  
要  
乎  
專  
也  
靜  
而  
不

變一而不雜則氣得其專豈復有蹶趨動心之累善惡  
失其所適也哉氣專則靜一而有常沖和而不暴致柔  
以全真而體與道俱其與嬰兒等爾彼心火炎于中氣  
馬蹶于外彊暴之心勝而醇和之德消喜怒并毗于陰  
陽嗜慾接構于聲色此人所以陷于妄作之凶不自返  
也

滌滌元覽能無疵乎

御注曰聖人以此洗心則滌慮萬行而不有以此退藏  
于密則元覽妙理而默識若是者體純素而不累過而

弗悔當而不自得也何疵之有

臣義曰心復于無則情亡垢盡心融形釋故曰滌除萬物而不有冥會于道則遺人離物明徹見獨故曰元覽妙理而默識滌除元覽則物我元同何復有疵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御注曰以仁愛民以智治國施教化脩法則以善一世其于無爲也難以聖人利澤施于萬世不爲愛人功蓋天下似不自已故無爲也用天下而有餘

臣義曰愛民以仁而仁之施也未離乎有心治國以智

而智之用也未離乎有知役于心智勞于有為者然也  
不為其愛則愛周于民不為其治則治全于國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御注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聖人體天道之變化  
卷舒啓閉不違乎時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  
而常隨人未嘗勝物而常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厭能  
為雌于是乎在

臣義曰天門開闔陽之動也陽動自然故以天言之道  
有出入故以門言之聖人無心于作為而闔闢變化應

不元其爲雌乎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御注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與此同義

臣義曰旒纁之設收聰明也守之以愚無所用知明白四達無以知爲所以爲聰明聖知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

御注曰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爲而不恃無刻制之巧

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  
是爲元德天道生于北則與物辨而元者天地之色也  
聖人之于天道降而爲德非元不足以名之

臣義曰聖人自抱一專氣至乎元覽則在我者至矣自  
無爲爲雌至乎無知則應物者至矣在我而忘我在物  
而忘物與道同體于是乎見生其所自生畜其所自畜  
道生萬物孰認而有爲本無爲孰矜而恃其長天下也  
無刻削之巧皆付之自然爾故曰不宰夫如是故百姓  
不知萬物不謝是謂元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注曰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爲體在無爲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于至無變化藏于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然至人用心每解于此

臣義曰有之與無冥于一致道之全體神之至也自無適有因有見無則有無異相無即有而爲體有即無而



爲用物理皆然也連之運轉器之成貯室之居處皆以無爲之用車也器也室也皆以有爲之體墮于形體認爲已有歸于俱蔽蔽蒙之人也知無有爲用則明變化之機達妙用之功應于無窮得于神解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御注曰有則實無則虛實故具貌象聲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之間道以器顯故無不廢有器以道妙故有必歸無木橈而水潤火煖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此有也而賴以爲利天之所以運地之

一 道存卷第二  
二 十一  
所以處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昌孰尸之者此無也世莫覩其迹故其用不匱有無之相生老氏于此三者推而明之

臣義曰形而爲有物之爲利虛而爲無物之爲用有無相資而成功如後車也器也室也皆物之易見者也故即此三者以明有無之利用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御注曰目圍二焉其見者性也徹而爲明則作哲足以

斷天下之疑耳藏一焉其聞者性也徹而爲聰則作謀  
足以通天下之志覩道之人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  
之表獨以氣聽而視聽有不待耳目之用者曾何聲色  
之足蔽哉世之人役耳目于萬物之累故目淫于五色  
耳淫于五音而聰明爲之衰其于聾盲也何辨

臣義曰見曉于無形者得之神視聞和于無聲者得之  
氣聽視不以目故徹而爲明聰不以耳故徹而無聰聰  
明足以作謀作哲而耳目徹乎無聞無見豈有聲色之  
累乎性遷于情已失于物斃精神于聲色役耳目于視

聽是以仁字耗而聰明衰故曰目盲耳聾

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御注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五味人之所同嗜也而厚味實腊毒故令人口爽人之生也形不滿俛而心倖造化聖人之心動而緯萬方靜而鑑天地世之人從事于田獵而因以喪其良心不足以自勝可不為大哀也

耶

臣義曰太羹元酒復乎其無味所以體道也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所以語道也葆乎其沖和全其天真至味存焉逐

世好之嗜而厚于五味則失味之真故曰口爽心遊于物初而侔乎造化其動而出也足以緯萬方其靜而入也足以鑑天地心復乎無心而然也從事于田獵則精神馳騁于外而不和返氣血作勞而心發狂失性如此大可哀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御注曰利以養人而貨以化之故交利而俱贍聖人不貴難得之貨不貴異物賤用物欲人之安其分而無所奪也貴難得之貨則至于決性命之情而饜貴富何行

一 道行在 卷之三 二  
二 十一  
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孔子之  
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之妨行如此

臣義曰知義命之所在者明富貴之有分知分而行之  
豈復有攘奪健美之患貨之難得世之所貴非適于用  
而妄以爲美者難得故也貴於難得至于決性命之情  
而期于必得則行之毀也孰顧故曰行妨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御注曰八卦坤爲腹以後載而容也離爲目以外視而  
明也厚載而容則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

人以天下爲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故聖人去之

臣義曰無所擇而無不容者腹也有所視而有所別者目也故坤以厚載有容爲腹離以外視而明爲目容則無所不受契道之體明而見有不及立我爲用故聖人去彼取此聲音嗜好利欲均失性也感移于物情累之役人也目爲多故先言乎目目不盲耳不聾口不爽心不狂行不妨則情忘氣完而腹實矣故終之以爲腹不

為目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二終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三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道經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御注曰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為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為利則患莫大焉以富為是者不能辭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辭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捨之則悲茲寵辱所以若驚歟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于

體怵迫之懼欣歡之喜又溺于心茲大患所以若身歟  
臣義曰見寵於人而心爲之榮辱孰甚焉處貴于時而  
己爲之利患莫大焉寵辱本乎得失得失之來心之驚  
也驚于得失而爲榮辱故曰若驚以彼之貴爲我之利  
固而居之反累其心同乎有爲之患而不能自脫

何謂寵辱寵爲下

御注曰龍之爲物變化自如不可制畜可奉養焉則忘  
于奉養有辱之道古之善爲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  
介萬鍾之祿不足遷其守居寵而思危在福而若沖則

何辱之有貪天位也慕天祿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則人賤之矣故受寵於人則爲下之道

臣義曰以彼之寵爲辱則受寵者所爲辱此爲下之道也况知進不知退知得不知喪此所以履憂患而貽身災人得而賤之豈不爲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御注曰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來不可拒故至人不以得爲悅其去不可圉故至人不以失爲憂今寄去則不樂受則喜之是得失累乎心能

勿驚乎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牆而走則異于是

臣義曰寵辱生于得失得失至而心爲之累神爲之驚是驚于得失而爲寵辱也無得則無失無寵則無辱忘懷于得失則何所驚也不驚則烏有所謂寵辱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御注曰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富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廢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于大通則

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  
勢以刑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臣義曰以貴自累者忘其自貴而有彼之貴孰免于患  
惟聖人無我故履至貴而未始以貴自累此所以長守  
貴而無人道之患涉于有我則有忘身之患心嚮于貴  
而心爲之役身榮于貴而身爲之累患之大也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御注曰人之生也百體九竅五藏六府賅而存焉吾誰  
與爲親認而有之皆惑也體道者解于此故孔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夭壽不貳顏子曰回坐忘矣夫  
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于己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古  
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  
擇焉而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  
外死生齊終始者爲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也而  
以爲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爲患蓋外物之不可恃也  
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無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  
患伊尹之不以寵利居成功堯之不以位爲樂幾是已  
臣義曰有無故有身有身故有患吾身則吾固無矣吾

且不有復有何患形不累於物而至于形復乎無形心  
不累于形而至于心復乎無心是以上與造物者遊而  
吾且無身矣下與外生死齊終始者爲友而有何患視  
寵爲辱履貴知患則寵貴在彼夫復何恃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  
下

御注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器也非道莫守  
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  
其身而不自賤以役于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

不自賤以困于物者若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真以治身  
緒餘以爲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世俗之君子廼危身棄  
生以殉物豈不悲夫

臣義曰聖人體道在天下其靜也以道爲之守其動也  
以道爲之運豈復以身任天下之事爲而反以爲累乎  
天下樂推而不厭復有何患苟未及乎此知以道貴其  
身而不失已于苟賤之地則知自貴矣故可以受天下  
之寄知以道愛其身而不殉物于自棄之域則知自愛  
矣故可以受天下之託天下之寄託本乎道也知貴愛



以身雖不及乎體道之全然知以道自貴自愛故曰若  
可寄託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御注曰目主視視以辨物夷則平而無辨非視所及故  
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

臣義曰視則用明見則有物以我之明見彼之物目力  
所及爾萬法一致物我元同非視所及復何所見  
聽之不聞名曰希

御注曰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概而有間非聽所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

臣義曰聲之所起物之所感既屬諸有故可聽可聞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曰大音希聲希聲獨聞則概而有聞矣故曰希

搏之不得名曰微

御注曰微乎微乎至于無形孰得而搏之大象無形是已

臣義曰物之可搏而得者麗乎形器無物之可搏欲搏

而不得所謂大象者如此無形之中獨見有焉故曰微  
此三者不可以一致詰故混而爲一

御注曰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大音希聲孰辨清濁大象  
無形孰爲巨細目無所用其明耳無所施其聰形無所  
竭其力道之全體于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  
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爲一雖然既以爲一矣  
其得無言乎

臣義曰視之聽之搏之則非無也不見不聞不得則非  
有也曰夷曰希曰微則若有若無也若有若無故不可

以一詰故混而無間同有于無同無于有所謂混一如此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御注曰形而上者陰陽不測幽而難知茲謂至神故不皦皦言明也形而下者一陰一陽辨而有數茲謂至道故不昧昧言幽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臣義曰涉於形器者有陰陽之辨故上皦下昧理之固然至神之所妙故上不知其皦至道之所行故下不知其昧不皦不昧不離于一也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于無物

御注曰道之體若晝夜之有經而莫測其幽明之故豈  
貌象聲色可得而形容乎故復歸于無物

臣義曰一者道之經也合有無上下而冥于一則道之  
不可名也繩則有所合而爲之繩繩言其不已也一之  
又一又元之義復乎未始有物故曰復歸于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御注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惚兮恍  
其中有象猶如太虛含蓄萬象如不覩其端倪猶如一

性靈智自若而莫究其運用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無若日月之去人遠矣以鑿燧求焉而水火自至水火果何在哉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亦猶是也

臣義曰無狀之狀有而不見無物之象有而不可得既復歸于無物則未始有物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則又非無物也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無恍惚之謂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御注曰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不得而見焉

臣義曰麗乎出入始終之機則有首尾前後之辨道復  
乎無體孰有首尾道藏乎無物孰有前後其來也不可  
迎其去也不可隨孰知其始孰知其終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御注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師天而無地者或蔽於道之  
動而憑其強陽師陰而無陽者或溺於道之靜而止于  
枯槁爲我者廢仁爲人者廢義豈古之道哉古之道不  
可致詰而非有是謂恍惚而非無執之以御世則變通  
以盡利鼓舞以盡神而無不可者道之太常無易於此

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歟故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臣義曰古之道一而已執一以爲用則天下之有可得而御謂之今者以際於事之時言之謂之古者以未離乎一之時言之能知古始者知道之一復乎無紀無紀之紀道之大常故曰道紀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元通深不可

御注曰古之士與今之士異矣善爲士則與不善爲士者異矣故微則與道爲一妙則與神同體元有以配天



通有以兆聖而藏用之深至於不可測究書曰道心惟微則惟者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則妙者神也易曰天元而地黃則元者天之色傳曰事無不通之謂聖則通者聖之事水之深者可測也穴之深者可究也古之善爲士者微妙元通名實不入而機發于踵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列禦寇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謂是歟

臣義曰古者物之初始道未離乎一也繼道者善則善

者道之出也事道者士則士者道之任也合則嚮于事  
物之時士亦以事爲之任爾此古之士所以與今之士  
異也惟其出乎古始以善繼道可以復道以身任道可  
以載道故能微能妙能元能通深不可測也其微與道  
爲一者言道之深也其妙與神同體者言神之深也配  
天之元而任其自然造理之深也兆聖之通而達于元  
同適事之深也其機淺者俄而可度也其藏深者孰可  
識哉

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御注曰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不可俄而測也  
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容而已強爲之容豈能  
真索其至

臣義曰深不可識則不容聲矣孰可擬議強爲之容故  
有所竊比若川至于若濁者是也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

御注曰豫者圖患于未然猶者致疑于已事古之體道  
者以內遊爲務不以通物爲樂恐懼脩省不得已而後  
應若冬涉川守而不失已若畏四隣易所謂以此齋戒

者是也

臣義曰有物探之迫而後應非樂於通物也先事而戒曰豫已事而畏曰猶冬涉者言其不得已逡巡而進非所欲者也畏四隣者言其可畏之密通于我而不相離戒而不敢縱也

儼若容

御注曰語曰望之儼然記曰儼若思莊子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全德之人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故其狀義而不朋

臣義曰儼者端莊凝重之形容者變動不二之貌以其莊重故記稱其若思以其不二故莊子謂之正容儼若容形忘而容寂也

渙若冰將釋

御注曰水凝而爲冰冰釋而爲水其實一體蔽于執一者如水之凝通于大同者如冰之釋易曰渙離也道物離人而無所係較所以爲渙

臣義曰滯于形體則礙于有遊於物初則復于無遺物離人所以爲渙也若冰將釋所以爲元同也冰凝爲冰

釋復為水不離當體圓融會道

敦兮其若樸

御注曰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為器

臣義曰復性命之至厚故曰敦如木運全而未散于器

故曰樸

曠兮其若容

御注曰曠者廣之極心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

臣義曰心復于無心曠然同乎太虛廣之極也如彼空

谷能容能應

渾兮其若濁

御注曰不劇雕以爲廉不矯激以爲異渾然而已故若濁與脩身以明汚者異矣

臣義曰物我混一同然無間若彼濁流藏垢納汚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御注曰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聘而要其宿定而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清而物莫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易曰來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心非以靜止爲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爲功而有

爲于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無怵惕之情違遽之勞焉故曰徐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爲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臣義曰靜者非能動而之靜而動未嘗不靜也動者非離靜而之動而靜未嘗不動也動靜兩得者道在于事也故古之事道者其動也濁而不離乎靜故徐自清也而物莫能濁其靜也安而未始不動故徐自生也而物莫能安安有止意止于物則非所謂變動不居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御注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至人無積亦虛而已保此道而已天下之美爲盡在已者亦已小矣故不欲盈經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臣義曰事道者忘心于道苟有而矜之雖有存焉鮮矣故不欲盈也盈者矜其有而自滿矣滿則覆理之必然也其能保乎

夫惟不盈故能敵不新成

御注曰有敵故有新有成故有壞新故相代如彼四時

成壞相因如彼萬物自道而降屨于形數者蓋莫不然  
惟道無體虛而不盈故能敝能新能成能壞超然出乎  
形數之外而未嘗敝未嘗壞也故曰夫惟不盈故能敝  
不新成木始榮而終悴火初明而末熄以有新也故敝  
隨之日中則昃月滿則虧以有成也故壞繼之有道者  
異乎此

臣義曰盈則必覆自滿故也以滿自矜而必于新成此  
敝壞之理乘隨之矣孰能保其盈乎新則有故成則有  
虧相代相因如循環也能新能成嚮于事而有爲者也

能敵則復乎道而無爲者也物之新成則適乎用而嚮  
于事物至于敝則時之所棄而復于道能敝不新成何  
盈之有此道之所以保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御注曰莫貴乎虛莫善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  
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極者衆會而有所至篤  
者力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于篤則萬  
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

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臣義曰虛者道之會靜者道之復虛則不爲物累故爲  
羣實之所寓靜則不與物雜故爲羣動之所宗惟虛與  
靜故足以爲天地之鑑萬物之照而萬態萬變無足以  
撓之者極者道之至中而衆之所會也篤者道之勤行  
而力之所至也以一致虛而至于極至之處也以一守  
靜而至于篤守之至也致之未至則實或妨道守之未  
至則動或違性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御注曰萬物之變在道之末體道者寓乎萬物之上焉  
物之生有所乎萌也終有所乎歸方其並作而趨乎動  
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  
天地之心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此之謂觀其復

臣義曰萬物賦形于天地之間陰陽以氣帥而出入勞  
于天機役于神化趨嚮乎有生之塗並作而不能自已  
者也即動以觀靜緣出以觀復體道者能之故要觀復  
于萬物並作之際天地之心且得見矣况萬物乎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御注曰芸芸者動出之象萬物出乎震相見乎離則芸  
芸並作英華發外說乎兌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  
宅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  
精全則神王盡性則至于命

臣義曰芸芸者物之所生根本者物之所復發爲英華  
緣根而生歸于性宅復歸其根本大則末茂故根者物  
之命也芸芸歸根所以復其命也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御注曰流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

儀則謂之性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命亘古今而常存性更萬形而不易全其形生之人去智與故歸于寂定則知命之在我如復春夏復為秋冬體性抱神中以自考此之謂復命

臣義曰芸芸者動之華形之所分也歸根者靜之至命之所復也萬物受命于無而成形于有故有命然後有生有生斯有性有性斯有情情嚮于動則流于物流于物則徇末而傷本逐物而失性而命以故滅矣夫惟形忘而不知其所生心忘而不知其所起觀復于並作之

時而理以窮矣芸芸而各歸其根而性已盡矣理窮性盡而返乎靜一復乎至無故曰復命

復命曰常

御注曰常者對變之詞復命則萬變不能遷無間無歇與道爲一以契天地以襲氣母

臣義曰常者不見親故無有終始不麗于形不墮于數與道爲一而不遷于變道之真常也非復命不足以與此

知常曰明



御注曰知道之常不爲物遷故六徹相因足以鑑天地足以照萬物

臣義曰知不以心而得道之常是真知也視不以目而見于無形性覺自見者也故曰明真知則不爲物遷明故能鑑照天地萬物

不知常妄作凶

御注曰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吉會不知常者隨物轉徙觸塗自患故妄見美惡以與道違妄生是非以與道異且不足以復其命故凶易曰復則不妄迷

而不知復茲妄也已

臣義曰知命之復則知常矣不知命之復而馳騁于外  
接構于物妄其性命道德之本汨于美惡是非之末捨  
彼真實流于妄假喪精失靈曾不知返迷不知復孰免  
凶患

### 知常容

御注曰知常則不藏是非美惡故無所不容

臣義曰知常則復乎至無與道同體容之至也

### 容乃公

御注曰無容心焉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何私之有

臣義曰無所不容冥與道契物我不立何復有私

公乃王

御注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臣義曰與道爲公則天下之所歸往也故樂推不厭

王乃天天乃道

御注曰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

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

臣義曰天下之所歸往而不知其所歸往付之自然大無不覆而同乎天忘其所以然而然而復歸于無此盡人體天而同乎道者此也

道乃久没身不殆

御注曰道者萬世無弊世物得之者昌闢百聖而不窮蔽天地而不息故没身不殆殆近凶幾近吉不殆則無妄作之凶非知常者無與

臣義曰惟道故能久久者道之常也道藏于無故能久

身墮于形故有沒雖沒而不殆者雖死而未嘗况有妄作之凶乎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御注曰在宥天下與一世而得淡泊焉無欣欣之樂而親譽不及無悴悴之苦而畏侮不至莫之爲而常自然故下知有之而已

臣義曰至治之世上無爲也如標枝然故天下同焉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徒知

其有上而曾不知上之何力於我也

其次親之譽之

御注曰澤加乎民法得于世天下愛之若父母故親之  
貴名起之如日月故譽之此帝王之治親譽之迹彰而  
大同之道虧矣莊子曰舜有羶行百姓悅之詩于靈臺  
所以言文王之民始附也

臣義曰仁義之政施于有爲有恩可親而得以歸附有  
德可懷而得以稱譽雖治迹善于一時而道得之全已  
散于物假

其次畏之侮之

御注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諸侯有問鼎大小輕重如楚子者陪臣有竊寶玉大弓如陽虎者此衰世之俗故侮之

臣義曰治不知要而事于形迹至于爲仁爲義而仁義之化有不得而行故畏之以形威而治之以法制法出而生姦令下而起詐諸侯至于問鼎陪臣至于竊寶故曰畏之侮之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御注曰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此至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太上下知有之則當而不知以爲信其次畏之侮之則知詐頡滑機變之巧生而有不信者矣

臣義曰治不本乎道則上不信道至于假法制以立威而期人之畏而不侮信不足也上信不足則下有不信而日以偷薄亂之大者其孰能治

猶兮其貴言



御注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則言豈可異哉戒慎而弗敢輕也故言而世爲天下道行言自爲而天下化臣義曰貴言則不輕于言言且不輕豈輕于爲乎云爲不輕則信于道也以其不信底亂故猶分其貴言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御注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成帝王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于我哉此之謂太上之治

臣義曰涉于事爲而斲精神于蹇淺雖曰爲治而日底

于亂治不以道故也本乎性命而遂生成于自然雖曰  
無爲而帝力何知貴言則治之以不言而化之以道故  
帝王之功應世之事既成既遂而百姓莫得而形容皆  
謂我之自然豈知上之治哉知有其上而已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御注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  
人義以立我而去道遠矣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  
以爲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

所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

臣義曰大道無名物我俱泯復于至無不容聲矣有仁有義離道已遠德之分也仁以愛人而未能遺人義以立我而未嘗忘我仁義之名立而我人之爲累嚮于事爲而道之所廢也

智慧出有大僞

御注曰民智力竭則以僞繼之

臣義曰以知之智以心之慧將以寵絡世變出而有爲則民以智巧交相勝而僞亂起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御注曰名生于不足故也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陷其君臣子之盛也

臣義曰六親和則不知其所以爲孝慈也國家治則不知其臣之忠也惟和與治則孝子之與忠亦常也無孝慈然後有孝慈之名有不忠然後有以稱其忠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名利百倍

御注曰道與之性一而不離離道爲德是名聖智聖智

立而天下始有喬詰卓鷲之行驚愚而明污譽堯而非  
桀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絕而棄之與  
道同體則各安其性命之情其利博矣

臣義曰聖智之名離道而分于德也民性喪其真純而  
離于樸古故聖智出焉聖以能化爲體智以知人爲用  
上以聖智臨下則民爭事于聖智之迹而不知所自貴  
者逐末反本重爲民害聖智無所用而退藏于絕棄之  
域則民將自得于大順忘所向尚而足於性分故其利  
博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御注曰孝慈天性也變變爲仁跂跂爲義而以仁義易其性矣絕仁棄義則民將反其性而復其初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孝慈也何有

臣義曰孝慈者仁義之實也仁義之名立而民性失矣民性本足孝慈而累于仁義之名諄諄于子名實交糾所以亂性惟絕棄于仁義之迹則民將渾然完其天性誠焉相與而忘其情僞故復其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御注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有欲利之心者不顧其義是皆穿窬之類

臣義曰尚巧則竭其智而無所不至何恥之有尚利則貴其貨而期于必得何義之顧巧絕然後民食力而易足利棄然後民用儉而有餘故盜賊也何有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御注曰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彌文及其弊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真而日淪于私欲之習老氏當周之末方將祛其弊而使之反

本故攘棄仁義絕滅理樂雖聖智亦在所擯彼其心豈  
真以仁義聖智爲不足以治天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  
球文者莫若質故令有所屬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  
臣義曰聖智仁義巧利三者文存質滅故民失其利孝  
慈不復盜賊多有由信不足而文具爾故有所棄絕棄  
絕其文則天下不至於失真而流僞故老氏祛其文弊  
而使之反本令有所屬也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所屬如  
此

見素



御注曰語曰繪事後素素未受色見素則純粹而不雜  
臣義曰性本純素動爲物染則雜而不一性靜則純一  
無物自見如此故曰見素

抱樸

御注曰經曰樸散則爲器樸未嘗斲抱則靜一而不變  
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臣義曰樸者木之渾全而未散於氣者也民性全于自  
然而未嚮於物一而不變守而不脫故曰抱樸

少私寡欲

御注曰自營爲私而養心莫善于寡欲少私寡欲則定乎内外之分辨乎真偽之歸德全而性復聖智之名泯矣

臣義曰私欲勝則失已于物也少私寡欲則內省物輕知所自責而全乎天德德全而復乎性初何事聖智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三終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四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道經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御注曰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參稽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絕學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則任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故無憂臣義曰全於天者無待於外故絕學是非無涯妄知妄

見分別無已故多憂學絕則無事於思慮完復其精神而不為聰明之役任其性命之真何適而不自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注曰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為二達人  
大觀本膏非異聖人之經世在宗廟朝廷與大夫言不  
齊如此過惡揚善唯恐不至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故也  
臣義曰唯阿善惡情妄所分相去無幾復何所較唯阿  
皆聲之所出也善惡皆性之所起也聲之與性一也以  
唯為恭以阿為慢以善為是以惡為非皆屬于妄爾達

觀元同夫復何異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注曰鼓舞萬物而不與萬物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爲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畏天之威

臣義曰無爲體道物我兩忘何憂懼之有涉經世之迹則吉凶同患於民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者不自異於人而憂樂與民同之也不畏所畏能無患乎

荒兮其未央哉

御注曰世故之萬變紛糾而不可治難終難窮未始有極所謂善惡特未定也惟達者知通爲一

臣義曰事爲之域情變萬殊相代相推無有終已擾擾之緒起于無涯荒乎其大無有央極唯冥于一者物我兩忘妄情頓盡而知通爲一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御注曰凡物以陽熙以陰凝熙熙者敷榮外見之象衆人失性之靜外游是務如悅厚味以養口體如覩高華

以娛心志耽樂之從去道彌遠

臣義曰世故物變紛糾萬緒日起無窮其來無際荒兮  
未央學道者深所厭謝惟體道者不累爾聖人經世而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而繼之以荒兮其未央則雖聖人  
猶以事爲畏也衆人徇物失性離靜涉動而喪其自貴  
之至味至樂而耽逐于事爲之末熙熙而不知其所以  
爲累也故于外遊末徇自爲得味而甘心焉故如享大  
牢自爲得趣而娛心焉故如春登臺  
我獨泊兮其未央若嬰兒之未孩

御注曰經曰復歸於嬰兒莊子曰不至乎孩而始誰嬰兒欲慮未萌疏戚一視泊兮靜止和順積中而英華不兆于外故若嬰兒之未孩

臣義曰獨然忘我而遊夫性初泊然無物而物未兆朕故若嬰兒未孩心致于一而未萌欲慮性全其真而不見疎戚

乘乘兮若無所歸

御注曰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乘乘者因時順理而不倚于一偏故若無所歸



臣義曰乘理以適其事物之變而無係累偏倚之嚮也  
衆人皆有餘

御注曰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貪生而慕利者奢泰之心  
勝而損約之志微故皆有餘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臣義曰衆人矜攬物偽得其味樂故有餘

我獨若遺

御注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

臣義曰聖人遺物離人而立于獨者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注曰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天機  
不張而默與道契茲謂大智

臣義曰大智者若愚以其不用智而無以知為故渾乎  
至純而機心不萌精一之致而與道默契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御注曰同乎流俗則昭昭以為明而其明也小察察以  
為智而其智也鑿遺物離人而傲睨于一世之習則昏  
然若亡而存悶然若純而利世俗豈得而窺之

臣義曰昭昭察察此世俗以小智自私如此若昏悶悶

則無所用智物我大同惛然若亡悶然若純

澹兮其若海

御注曰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

臣義曰性海湛然深不可測廣不可極道之體也

颺兮似無所止

御注曰變動而不居道之利用

臣義曰有物則有止有止則有係而不能通無物則無

止無止則無著而無所不至道之用也

衆人皆以我獨頑且鄙

御注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  
用而莫知無用之用衆人皆以是謂有用之用我獨頑  
且鄙是謂無用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古者  
謂都爲美謂野爲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美神人以  
此不材

臣義曰墮於形器則可用可用之物則物于物者也物  
至于加飾而可美尤爲用而不棄者頑則無飾鄙則不  
美此我之所以無用于世而世與我相忘矣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御注曰嬰兒慕駒犢從惟道之求而已夫道生之蓄之長之育之萬物資焉有母之意惟道是求此所以異於人之失性于俗

臣義曰人生于道日構于物喪其真性而不知返本失其所自生而不知其所養此所以貴求食于母求于母則歸于道而復其性食於母則養于道而全其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御注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謂之德道常無名

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  
性脩反德德至同于初故惟道是從

臣義曰道妙于無固不可得而形容德繼于道故道因  
德而後顯謂之德得于道者也德至同于初則復與道  
爲一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御注曰道體至無而用迥妙有所以爲物然物無非道  
恍者有象之可見惚者有數之可推而所謂有者疑于  
無也故曰道之爲物

臣義曰道之爲物混成者也是謂無物之物恍兮有象其象不可見惚兮有數其數不可推

惚兮恍兮中有象焉恍兮惚兮中有物焉

御注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恍惚之中象物斯具猶如大空變爲雷風猶如大塊化爲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臣義曰恍惚者非有非無也由惚而恍中有象焉自無而入有也由恍而惚中有物焉自有而歸無也雷風水火爲象爲物自無而有自有而無其成變化其行鬼神

而還復至道故曰是謂道妙

窈兮冥兮中有精兮

御注曰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臣義曰精兆于天一為形生之本故繼於象物之後言之惚恍惚有象有物言道之體也窈冥有精則萬物所生之始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御注曰精者天德之至正而不妄故云甚真一而不變



故云有信且然無間故其名不去

臣義曰一而不離全身天德真之至也一而不變其受命如響信之至也自古及今則無古無今其名不去所謂常名

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御注曰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停甚精之真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故能閱衆甫之變而知其所以然無私也而無爲也寂然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思爲之端起而功業之迹著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臣義曰物以美成謂之甫萬物之美遷易無常故衆甫之變日遊而不停也其精之真一而不離常存而不去故可以知衆甫不常之然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御注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故全其形生而不虧莊子曰外曲者與人爲徒

臣義曰無心于物忘形于我故能順萬物之變委蛇致曲而不與物逆則物莫之傷而足以全生矣

枉則直

御注曰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內直而不失其正  
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臣義曰直將以求信也順物之枉而不自有其直故內  
直而不失其正非枉已以求直也苟執已之直而不能  
順變非所以求信

窪則盈

御注曰無藏也故有餘

臣義曰窪則坎下而水之所鍾故常盈坎小常盈而無

藏故有餘

弊則新

御注曰冬閉之不回則春之不茂

臣義曰弊于冬新于春物理如此

少則得多則惑

御注曰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以支爲音則  
終身不解茲謂大惑

臣義曰道德性命不離于致一事物云爲其來萬緒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御注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惟天下之至精能  
爲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守不搖其精故言而爲天  
下則動而爲天下法

臣義曰少則得乎性命之理多則惑于事物之變是以  
聖人抱一而不離于情體道盡性而元同物我而爲式  
於天下

不自見故明

御注曰不蔽于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明

臣義曰自見者蔽于一曲不自見者合而爲明

不自是故彰

御注曰不私于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

臣義曰自是者失人不自是者能任人能任人則惟是之從而功顯業著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御注曰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臣義曰伐則滿假而人不與之爲功

不自矜故長

御注曰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臣義曰自矜則耀榮而人不與之成能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注曰人皆取先己獨處後日受天下之垢若是者常處乎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

臣義曰有己則有爭忘己則物莫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御注曰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其應若繩以順性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爲盈無亢滿之累知弊之

爲新無夸耀之迹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致曲而  
已故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是  
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臣義曰虛已以遊世致曲以應理順物之變同于大順  
而不與物逆得道之全也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  
矜至于不爭皆所以致曲也其明其彰其功其長至于  
天下莫能與之爭可謂誠全而歸之也誠全而歸之故  
可以保身盡年而不知其盡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御注曰希者獨立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列子所謂  
疑獨者是也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不從事于外故言  
自然

臣義曰希則疏于物而不與物偶者也故能獨立乎萬  
物之上而不與物對自然則無所因而然者也有所因  
人爲也無所因天理也故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不從  
事于外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

久而况於人乎

御注曰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自化雨以潤之任萬類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繆戾之患必或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臣義曰風以鼓散爲化雨以潤澤爲利其氣和其時應任萬物之自化自利爾故能長且久也飄風驟雨其氣勝其至暴傷二氣之和謬四時之令故物爲之害天地爲此且不能終乎朝夕之久况人乎此所以要復乎希

言自然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于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

御注曰希則無所從事無聲之表獨以性覺與道爲一而不與物共豈得之可名失之可累哉惟不知獨化之自然而以道爲難知爲難行疑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迺始苦心勞形而從事于道或倚于一偏或蔽于一曲道術爲天下裂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

而不自得其得則其得之也適所以爲失歟

臣義曰道者物我俱忘太虛之中凝然獨覺而復于常無道且強名何所從事有所事則離乎道而涉乎形器而爲人爲之僞彼以道爲難知難行故同之有得有失至于心苦思慮形勞枯槁終身從事役其天真而不知返故道德失三者認之爲道屈已從事求其所全各得其得其所得也正歸于失不冥于希信不足有不信

御注曰信則不妄妄見真僞以道爲真以物爲僞則于

信爲不足故有不信惠施韓非之徒皆原于道而失之也  
也遠信不足故也

臣義曰道藏云無聲之表其希至真得于此者信之至也  
也降于此信不足故也信不足則流于妄而遠于道而下益  
不信皆失常性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注曰跂者欲立跨者欲行違性之常而冀行之適難矣  
矣以德爲循則有足者皆至

臣義曰道有常也惟常可以復道跂者踣者不立不行則失常矣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御注曰自見則智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是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道之所在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泰色淫志豈道也哉故於食爲餘於行爲贅

臣義曰能忘者忘已且忘人也忘此且忘彼也無所不

忘而在道故能明能彰能有功能長苟有已而不能忘  
至于色泰志淫其在道也如食之餘如行之贅物之棄  
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御注曰侈于性則盈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惡故  
有道者不處

臣義曰不能處心集道而自盈于物假忘其性分之常  
益其餘若之有物或惡之此有道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御注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于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臣義曰謂之物者見乎恍惚混然而成是道之爲物也混然真一成焉不虧道體之全生天生地天地之所本也

寂兮寥兮

御注曰寂兮寥兮則不涉于動不交于物湛然而已



臣義曰不涉于動者靜之至不交于物者一之至  
獨立而不改

御注曰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

臣義曰不與物對凝然而立於獨自古以固存故曰不  
改

周行而不殆

御注曰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

臣義曰道爲萬物之所共由而物無非道則道無乎不  
在故曰周行不殆

可以爲天下母

御注曰萬物恃之以生

臣義曰謂之有物道之有名也有名故爲母萬物所由以生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御注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名生于實實有數焉字者滋而已道常無名故字之大者對小之稱故可名焉道之妙則小而幽道之中則大而顯臣義曰道體常無故無名以其無不通也故字之以道

以其無不周也故強名之曰大

大曰逝

御注曰運而不留故曰逝

臣義曰大而無所不往故也

逝曰遠

御注曰應而窮故曰遠

臣義曰逝而不已故應而不窮

遠曰反

御注曰歸根曰靜靜而復命故曰反通之中體方名其

大則徧覆包含而無所殊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  
動者靜作者息則反復其道不離于性易所謂以言乎  
邇則靜而正也

臣義曰逝不已故遠遠則必反反則歸復于道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御注曰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王者位  
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臣義曰天地之覆載冒于道也王位于兩間輔成天地  
之宜以育萬物天統地道夫莫大于四者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

御注曰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通之人道于是爲至故與道體與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

臣義曰道物物而非物于物也謂之有物道之中體也故與天地王皆未離乎域中之大

人法地地法天法道道法自然

御注曰人謂王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地功其所法者道之自然而已道法自

然應物故也自然非道之全出而應物故降而下法

臣義曰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則自然者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非道之全也惟道出而應物故下法焉四者各有所法非有先後亦莫知其所始也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御注曰重則不搖奪而有所守故為輕根靜則不妄動而有所制故為躁君靜重以自持則失之者鮮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以履畏塗而無患

臣義曰重能任輕而輕不足以任重故重爲之根而輕可舉矣靜能制躁而躁不足以制靜故靜爲之君而躁可定矣君子終日行不離韜重者言無時而不重也豈可輕云有爲哉重則難動難動則慮一慮一則周周則無殆于事韜重行者藉以自給故不可離也內重則物輕矣故耳目之欲不能亂貴勢不能搖死生不能變故雖履畏途復何所患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注曰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樂

臣義曰樂物者悅外故心馳于榮觀恬養者疑和故身  
寧于燕處故雖有榮觀曾不如超然于燕處也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御注曰天下大物也有有物者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臣義曰人君以一身任天下之重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注曰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倡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臣義曰重靜則有制而君臣之道得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御注曰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故無轍迹

臣義曰不行而至者善行也道自行于天下而我無爲也故無轍迹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神化不知何迹之有

善言無瑕謫

御注曰和以天倪因以蔓衍故無瑕謫言行之大始於擬議而終于成變化惟聖人爲能善其言行而成變化

之妙故行無轍迹之可尋言無瑕譎之足累

臣義曰不言而諭者善言也不言故無瑕譎聖人收聰明於旒纁而寄視聽於天下恭已南面而事遂於百姓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善計不用籌算

御注曰通于一萬事畢況非數者乎故不用籌算而萬殊之變若數一二

臣義曰冥于一致循天之理彼擾擾萬緒了然能應何假籌算計之善也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御注曰塗卻守神退藏于密

臣義曰收視反聽歸休襲明神與氣復氣與道會善閉於在我者如此止邪于未然絕惡于未萌俾不肖之心無自而生善閉于在物者如此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御注曰待繩約而固者是削其性也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則不約而固孰能解之

臣義曰上以至信結天下而天下足於信至于老者安

之少者懷之其孰能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御注曰善者道之繼冥于道則無善之可名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人體道以濟天下故有此五善而至于人物無棄然聖人所以愛人利物而物遂其生人樂其性非意之也反一無迹因其常然而已世喪道矣天下舉失其恬淡寂常之性而日淪于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救之

臣義曰聖人體道無爲神以化天下本五善以致用救

人于未病救物于未傷且不示其救之之迹而民亦莫知其何力于我各安其生而已

是謂襲明

御注曰襲者不表而出之襲明則光矣而不耀

臣義曰我不示其所以而人莫知其然故襲上之五言是謂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御注曰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也然後知善人爲利

臣義曰有善而後見人之不善故善人爲不善人之師

有不善然後見人之善故不善人爲善人之資

不肯其資不愛其師

御注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與不善彼是  
兩忘無容心焉則何貴愛之有此聖人所以大同于物  
臣義曰善惡明而情僞起天下始不勝于治故無肯愛  
然後善惡兩忘彼是一實而元德全矣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御注曰道之要妙不覩衆善無所用智七聖皆迷無所  
問塗義協于此

臣義曰有知則有物而不知無物之妙雖曰智于道大  
迷道妙本此故謂之要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四終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五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道經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

兒

御注曰雄以剛勝物雌柔靜而已聖人之智之所以勝物矣而自處於柔靜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為天下谿谿下流而流水所赴焉蓋不用壯而持之以謙則德

一  
一  
與性常合而不離是謂全德故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  
兒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嬰兒也孟子曰大人者不  
失其赤子之心

臣義曰雄以陽故動而剛雌以陰故靜而柔夫動則嚮  
於有為靜則本乎有守動而不失其靜故知其雄而動  
以時也惟靜可以制動故其守在雌而不以剛勝雌靜  
而下人故為群動之所歸如彼谿者納流資物不見其  
乏德至有常一而不離靜之至也復歸於嬰兒者德復  
同於初矣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御注曰白以況德之著黑以況道之復聖人自昭明德而默與道會無有一疵天下是則是做樂推而不厭故為天下式正而不妄信如四時無或差忒若是者難終難窮未始有極也故曰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為天下式曰復歸於無極極中也有極者德之見於事以中為至無極者德之復於道不可至也

臣義曰白之為色未受采也照以天光照然而明黑之為色不可變也復乎元冥默然而昏故黑在所守而白不可不知也知白而守黑則虛己而不自用其明致一而有以契乎道以是為式久而不差如彼寒暑天運不忒故復歸於無極謂之有極則不離乎中謂之無極則無所不至無所不至復乎道者然也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御注曰性命之外無非物也世之人以得為榮以失為辱以泰為榮以約為辱惟聖人為能榮辱一視而無取

舍之心然不志於期費而以約為紀亦虛而已為天下  
谷谷虛而能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  
以有加矣故曰常德迺足樸者道之全體復歸於樸迺  
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自以為稱故抱樸而天下  
實

臣義曰聖人虛己以應世知物之為榮而不見可欲其  
守則辱而不為物先不為動始應於彼而已故為天下  
谷其體中虛其應無窮德至於此足以瞻足萬物而不  
見終始德之足也樸者物之全道之體也備道然後可

以返樸

樸散則為器

御注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具形名焉  
有分守焉道則全天與人合而為一器則散天與人離  
而為二

臣義曰物以混全為樸適用為器樸散則判道之全為  
器則物為之用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御注曰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有

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  
官長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臣義曰道全於樸性之一也器殊而用異材之別也聖  
人分職帥屬為之官長在乎善器使也

故大制不割

御注曰化而裁之存乎變刻雕衆形而不為巧

臣義曰聖人因人材而器使之以為百官之長而聖人  
無為以制天下而無所用其力

將欲章第二十九

一  
寸  
石  
魚  
角  
書  
一  
一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御注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而無以天下為者若可以寄託天下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則用智而恃力失之遠矣是以聖人任道化而不尚智力秦失之強殆謂是歟臣義曰有所取則物或奪之所為則物或敗之天下謂之神器非有心者之所能取非有力者之所能為聖人無心而復乎無為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天下神器



御注曰制於形數圓於方體而域於覆載之兩間器也  
立乎不測行乎無方為之者敗執之者失故謂之神器  
臣義曰謂之神非有形也謂之器非無形也有形無形  
皆不可得惟體道者得惟體道者得之非智力所能為  
所能執也

不可為也

御注曰宰制萬物役使羣動必有不器者焉然後天下  
治故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

臣義曰墮於器故為不器者所用為之以無為故天下

為之用

為者敗之

御注曰能為而不能無為則智有所困莊子曰多知為  
敗

臣義曰為之以力則力必竭故困困斯敗  
執者失之

御注曰道之貴者時執而不化則失時之行是謂違道  
臣義曰時徙不留道與之化執而不通失時之利

故物或行或隨或噬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覆

御注曰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或虛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強或羸若五行之王廢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役於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惟聖人為能不累於物而獨立於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

臣義曰有行則有隨有虛則有吹有強則有羸有載則有隳物理之固然也惟聖人不累於物而獨立其上故不與物遷徙而善運神器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御注曰聖人觀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累故無益生無侈性無泰至游乎泰內而已若是則豈有為者之敗執者之失乎故曰繁文飾貌無益於治

臣義曰聖人知行隨吹噓強羸載隤不一之物理故知甚則變奢則窘泰則否故務去之而無滿假之累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御注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末者古人有之而非

其所先以道佐人主者務本而已故不以兵強天下  
臣義曰兵凶器也所以輔德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為  
德之末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當以道佐主  
其事好遷

御注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

臣義曰強必弱其勢然也況以兵取強於天下其能終  
強耶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注曰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違天時故有凶年詩

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和矣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臣義曰師之所處破亡民業故荆棘生大軍之後殺氣傷天和故陰陽乖而凶年至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

御注曰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以強勝人是謂凶德故師克在和不在衆

臣義曰勇於強取必勝者衆人之所謂果不敢取強而果於勿矜勿矜勿驕不得已而已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是果而勿強御注曰緣於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故師以中而吉以正而無咎不得已而後應功求成而已自矜則不長自伐則無功自驕則不足觀也已體此四者所以成而勿強

臣義曰果於勿矜故足以成能果於勿伐故足以成功果於勿驕故不盈而善勝果於不得已故不輕而善動其果如此故能有成何以強為

物壯則老

御注曰夏長秋殺之化可見已

臣義曰盛則有衰物化如此

是謂非道

御注曰道無終始不與物化

臣義曰道以柔弱為用故亘古今而不變物以強自累其生非道故也

非道早已

御注曰外乎道則有壯老之異

臣義曰形非道不生外乎道故早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憇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注曰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戢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

臣義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器之不祥如此故為物惡有道者不處也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御注曰左為陽而主生右為陰而司殺陽為德陰為刑

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非君子之器

臣義曰陽以生為德故貴左陰以殺為刑故貴右尚殺故為不祥之器尚德故為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是樂殺人也

御注曰禁暴救亂逼而後動故不得已無心於勝物故曰恬淡為上無心於勝物則兵非所樂也故不美

臣義曰殺以止殺豈不得已也兵非所樂故不美不美故以恬淡為上

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御注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  
以亡者怨之所歸禍之所奪也

臣義曰樂於殺人不仁甚矣不仁故嗜殺而人無所自  
生故為怨禍之府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  
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  
處之

御注曰易以師為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被其毒者故

君上勢與戰以喪禮處之

臣義曰仁人之於天下無彼我之異無遠近之殊一視同仁故惡佳兵為不祥之器以哀禮處軍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哀禮處之豈得已而用之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御注曰道者天地之始豈得而名

臣義曰生天生地者道也道常於無何名之有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御注曰樸以喻道之全體形名而降大則制小道之全體不離於性小而辨物莊周所謂具有真君存焉

臣義曰道未散於形器故曰樸權妙而小萬物莫不尊之其孰能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御注曰道足以為物之主則物將自賓莊子曰素樸而民性得矣服萬物而不以威刑幾是已

臣義曰道之樸渾全於一者也侯王致而守之以為民下正則物不召而自至復於無者道也嚮於有者物也

故道為物主而物服於道而歸之故為賓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御注曰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上下與天地同流則交通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大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臣義曰侯王得一而守之所以調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故天地之交感陰陽和應甘露之降均於天下孰使之然哉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死  
御注曰大道之序五變而形名可舉有形之可名則道  
降德衰滌淳散樸而莫之止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  
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聖人不然始制有  
名則不隨物遷沾然自足孰能危之故云知止不死  
臣義曰道全於一為樸權之始制有名名起於一自一  
之萬而物莫不有名正有名順其理斯可以知止矣泥  
名著有隨物遷徙往而不返涉世累之患忘性命之真  
而失其所安豈不死哉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御注曰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猶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蒞何為哉因性而已矣

臣義曰性一也出乎道之大全則性與道皆冥於一散為川會為江海水何有異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御注曰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內不能自見其



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之事知人而已

臣義曰私己見以知人而得人之審故曰智智雖因於天而有人為預焉故於己之見則昧

自知者明

御注曰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內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為構目以心闢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

臣義曰知物則逐妄自知則返本返本則虛一而靜惟靜故明足以鑑天地照萬物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御注曰至人尚德而不尚力務自勝而不務勝人智者詐愚勇者苦怯此勝人也而所恃者力勝己之私以直養而無害者自勝也出則獨立不懼處則遯世無悶無往而不勝所以為強

臣義曰以力為勝勝人者也以強為勝自勝者也勝人則人有時而不勝自勝則物莫能敵故為之強嗜欲之至利害之摩威武之所臨富貴之所誘貧賤之窘死生之迫無所動其心此所謂自勝也

知足者富

御注曰有萬不同之謂富知足者務內游而取足於身  
萬物皆備國財并焉

臣義曰不自足者歎然求之無厭而未始有足也足於  
我而無待於外富孰加焉

強行者有志

御注曰自強不息斯志於道

臣義曰強於自勝行而不息有志於道者如此  
不失其所者久

御注曰立不易方故能久於其道與時推移與物轉徙者可暫而已

臣義曰抱一不離氣守不亂神全而遊夫物初故復乎道常

死而不亡者壽

御注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之未始異於生故其形化其神不亡與天地並而莫知其極非壽而何此篇之義始於知人所以窮理中於知足所以盡性終於不

亡所以至於命則造化在我非夫無古無今而入於不死不生者孰能與此

臣義曰有生斯有死有死則有生生死生猶朝暮之變爾物之出入於變化者皆然也聖人達死生之變通晝夜之理雖形體順變而性覺湛然莫知其極蔽蒙之人迷愚抱執則雖生也其猶死爾達觀忘形神全於一不見終始雖云其死孰知其亡故曰壽

大道泛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御注曰泛兮無所繫轅故動靜不失往來不窮左之右之而無不可

臣義曰道無乎不在故汎然無所不之左之右之何係之有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御注曰往者資之求者與之萬物自形自化自智自力而不居其功譬彼四時功成者去

臣義曰莊周曰形非道不生則道者萬物所恃以生者也道生萬物而未始或辭生其所自生成其所自成何

功之居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御注曰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變故常無欲與物交故萬物歸焉履露乎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為主鼓舞乎羣衆而莫窺其歸往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爾

臣義曰道徧覆於萬物而藏於至無未始出而主之也

故曰不為主常無欲則與物辨而復於至幽故可名於小矣萬物鼓舞於道而為之歸往未始知其所以為主也與物交而顯於至變而物所不能知故可名於大不為主者道也不知主者物也物不足以知道而所可見者大而無方爾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御注曰功蓋天下而以不自己故業大而富有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夫大而能化則豈有為大之累所以能成其大



臣義曰道以不為主故萬物歸往焉而不知故可名於大是故聖人不自大所以能成其大者體道故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御注曰象如天之垂象無為也運之以健無言也示之以文聖人之御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民歸之如父母故曰執大象天下往

臣義曰大則有形象則有像故以執言之聖人體道無為夫何所執出而經世則道之所運文之所示蓋有象

馬執其象而不示之以迹而天下化其道故為天下之所歸往其象也本無道故謂之大往而不害

御注曰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羣生不傷萬物不夭民雖有知無所用之何害之有

臣義曰天下歸往則投迹者衆以迹治之所以為害聖人無為於上而遂萬物之自然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得使天地之間幽之陰陽鬼神明之羣生萬民各適其性無所往而不利故曰不害

安平泰

御注曰安則無危亡之憂平則無險陂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臣義曰往而不害則無所往而不自安安則底於平而同於道是道之泰也故安而後平而後泰

樂與餌過客止

御注曰悅聲與味者世之人累乎物累乎物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故止

臣義曰樂以聲感人餌以味悅口以其所美感移於人

而心為之留其不能自解如此

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  
可既

御注曰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故淡乎其  
無味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足  
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足聞  
若是者能苦能甘能元能黃能宮能商無知也而無不  
知也無能也而無不能也故用之不可既

臣義曰至道無味無見無聞而復乎至無以無應有從

體起用故用之不既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御注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萬物之理人倫之傳其歛散也其盛衰也其債起也其虧盈也幾常發於至微而莫覩其朕惟研幾之聖人得先見之吉賢者殆庶幾而已陽盛於夏而陰生於午陰凝於冬而陽生於子勾踐欲弊吳而勸之伐齊智伯欲襲仇

由而遺之廣車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冰之至消息  
滿虛不位乎其形故勇者不能弱智者不能奪

臣義曰陰陽之運萬物之理其盛衰強弱盈虧成敗旋  
環無已必有幾焉發於至微聖人研幾得乎先見故能  
微明是以固張以歛其張固強以弱其強以彼興之不  
義也又固興之則勢自廢也以彼取之不善也又固興  
之則勢自奪也然則剛強在彼柔弱在此而強者必折  
理之自然也聖人所以酬酢萬變成天下之務而物莫  
知其所由然者以此道也

是謂微明

御注曰其未兆為微而其理為甚著楊雄曰水息淵水消枝賢人覩而衆莫知

臣義曰無形之中獨見有焉其味如此而萬物之理藏乎其間研幾先見探賾得之蓋已甚明賢人功用同乎造化而衆何以歎張弱強廢興與奪微明如此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御注曰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莊子外篇論夔地

一運後集卷之二  
三十一  
風之相憐曰指我則勝我踏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螫大  
屋者惟我能也

臣義曰以剛勝剛勝剛必折以強制強其強交傷柔則  
不爭而物莫與之爭弱則不敵而物莫與之敵故剛之  
其強反為柔弱之所勝理勢然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御注曰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  
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不可脫於淵君見  
賞者則人臣用其勢君見罰者則人臣乘其威賞罰治



之具且不可示況治之道乎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  
非用其強也蓋有妙道焉能窮海內而無智名威服萬  
物而無勇功不務於勝物而得常勝之道陽開陰閉變  
化無窮馭羣臣運天下而莫之測故制人而不制於人  
本在於上要在於主而天下治

臣義曰魚以深淵藏其身脫於淵則制於人國以利器  
藏其用示於人則不能制人聖人運化機於不測幹至  
權以適變宰制天下役使羣動而神德妙道物莫能窺  
其涯略至於智名勇功不可得而形容則賞罰治具執

得有倒持之患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御注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臣義曰道常無為者道之體也而無不為者道之用也  
道不為而自然付當萬物而無不為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御注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  
不能逃也侯王守道以御世出為無為之境而為出於

無為化貸萬物而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故曰自化

臣義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侯王體道法天治之以無為而不廢其所為見其無不為而實未嘗為因物之理乘時之適我何為哉道為之守爾我以道化萬物而萬物化其道而莫知其為之者故曰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

御注曰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民惟上之從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將去性而從心不足

以定天下惟道無名樸而未散故作者鎮焉救僂者莫若忠為是故也

臣義曰上以道化天下萬物化上所守之道而不知其所以化亦將復乎性命之常而同然皆生於無為之域故謂之化作則有為也欲作則將嚮乎有為而流於偽以無名之樸鎮定其志泯其欲作之妄而俱復乎天性之渾全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御注曰季真之莫為在物一曲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雖然寡能脩天地之體故亦將不欲此老氏所以祛其惑解其蔽

臣義曰道強名也忘其所守之道祛其所欲之心謂之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則不欲之欲且有忘矣忘其所忘所以反乎無物物我元同何欲之有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御注曰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不欲以靜則不失其心先自正矣故天下將自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則無為也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

自正也以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謂治之至  
臣義曰不欲則心復於無以靜則虛一而正先自正矣  
故天下將自正天下至於各正性命道治之極致也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五終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六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德經

御注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於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於下經

臣義曰道乃疆名復於常無故無方體德有所德繼道之失故有成虧無得為德異於一致則德與道渾乎無名有得為德至於自私則德與道明然可辨仁者得之

為仁義者得之為義即理為禮即知為智德之所受所  
施其名可辨而離遠於道惟全德者實無所得而未嘗  
異道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注曰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默與道會遇而不  
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居其聖而為聖之  
時乃所以有德

臣義曰物生乎道而各得於道德全於性與道渾一而



未始或異無得於道而道自得也故德周萬物而無累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御注曰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

臣義曰以德為得以得為執有之不失離道遠矣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御注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

臣義曰無為則無得於道也無得於道則復於至無而  
無以為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御注曰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也  
德有上下此聖賢之所以分歟離形去智通於大同仁  
義禮智蓋將簡之而弗得故無以為屈折禮樂吁俞仁  
義以慰天下之心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故有以為  
臣義曰有為則有得而道也有德於道則不能無為而  
勢不自已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御注曰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無以為  
臣義曰德無不容而仁逆行焉無事於作故無以為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御注曰制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無為乎

臣義曰有我可立有事可制仁有不足道無不理而義功著焉為可已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御注曰禮以交物以示人以節文仁義其用多矣莫先施報而已施之盡而莫或報之則忿爭之心生而乖亂之變起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兩國為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聖人厚於仁而薄

於義禮以履之非所處也故上仁則同於德上義則有  
以為上禮則有莫之應者

臣義曰禮曲為防事為制節文仁義發乎容體雖名止  
邪之具然尚往來先報施以其繁縟迭相責望此實爭  
亂之端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御注曰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致故失德而  
後仁仁可為也為則近乎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

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而所失滋衆矣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乎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偽繼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臣義曰有得於道道之失也有為於仁德之失也相噓相濡仁之失也有制有介義之失也文滅質博溺心而忠信薄矣禮之所制者外所事者迹所拘者繁文則所本者末也此虛偽日滋為亂之始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御注曰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以智為鑿揣而銳之散精神而妄意度茲謂前識前識則徇末而忘本故為道之華心勞而智益困故為愚之始億則屢中此孔子所以惡子貢

臣義曰道以不知不識為本而貴乎無以知為也故以智巧為末華草木之末也華盛則本衰矣事於智巧豫事而識則去本遠矣故為道之華以知為智茲所以為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御注曰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道所尚則厚而不薄實而無華非夫智足以自知返其性本而不流於事物之末習其孰能之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也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已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

臣義曰本乎在我者此也道之本也本乎在物者彼也道之末也本則言其厚而實末則言其薄而華取此所

以處厚而居實去彼所以不處薄而不居其華知所去  
取是謂大丈夫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  
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一  
也

御注曰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二抱一則不  
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  
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耦之



者故確然乎上者純粹而不雜墮然乎下者靜止而不  
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  
也得一則不窮萬物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  
制衆故得一以為天下正自天地以至於侯王雖上下  
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  
以為天下正非他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  
致之一也

臣義曰昔則近古今則嚮事近古則言去道未遠天地  
神谷侯王皆本乎道故以昔言一者道之樸也至虛混

全至精未散氣復於元故天得之純粹而不雜故其體也清地得之靜止而不變故其體也寧至幽之鬼神得之則其靈不昧至虛之空谷得之則其盈不窮萬物得之精全其生侯王得之為天下正皆本乎道其致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正而貴高將恐廢

御注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發則無以載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所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

莫之應聚則精氣為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為變  
失一以滅故也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於萬物之  
上無以為正而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蹙乎

臣義曰天清於一無以清則裂而不能廣覆地寧於一  
無以寧則發而不能厚載神靈於一無以靈則歇而無  
所示谷盈於一無以盈則竭而莫能應萬物生於一無  
以生則滅侯王正於一無以正則蹙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御注曰賤者貴之所恃以為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

人觀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  
微故常得一也

臣義曰貴而忘賤其貴廢矣高而忘下其基危矣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御注曰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后王以為稱知所本  
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廢其以此乎

臣義曰侯王知所本在賤故以孤寡不穀自稱而不以  
貴高自累故能保其貴

故致數譽無譽

御注曰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強而不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於世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而無實之毀隨至所以無譽

臣義曰知一則知本故能自賤自下而韜乎至貴苟自高自貴數以求譽而無實之毀其能免乎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御注曰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任物而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惡乎執一者謂其執一而廢百也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謂  
上德

臣義曰玉石性正一而不變者也一而不能變是物也  
非所謂得一者也得一者曲應萬變酬酢無窮而無所  
底滯而心未始或離於一孰得而貴賤之也如玉貴之  
也如石賤之也玉石不能變貴賤蓋已定非所謂通於  
一者也故曰不欲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御注曰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彊弱相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則已往而返復乎至靜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無非我故曰返者道之動柔之勝剛弱之勝彊道之妙用實在於此莊子曰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故云弱者道之用四時之行斂藏於冬而蕃鮮於春水之性至柔也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其此之謂歟然則有無之相生若循環然故無動而生有有極而歸無如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彼蔽於莫為溺於或使豈道也哉

臣義曰道以虛靜為正故以動為反動離乎靜而復反乎靜歸根反本也道之動如此道以不爭為勝故以弱為用柔之勝剛弱之勝彊道之妙用寓焉天下之物本乎至無生而為有其見於有而復歸於無而無復生有是有無旋環相生而不可以相無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御注曰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久至誠不息臣義曰上士志道而信道篤者也故力於行而有所至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御注曰中士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其於道也  
一出焉一入焉

臣義曰中士見道不明故信道不篤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御注曰下士則信不足以守智不足以與明也故笑夫  
道無形色聲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  
矣莊子曰大聲不入於俚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臣義曰下士物於物而反乎道認幻妄為己有以至道

為虛假聞道之大故笑而不信道不為下士之笑亦不足為道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

御注曰若日月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豐智原而不示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臣義曰明若日月之明昧若昧谷之昧明而復乎無明不用明也故若昧

夷道若類

御注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臣義曰夷則得其平類則結而止道以不為平故若類  
進道若退

御注曰顏淵以退為進莊子以謂坐忘

臣義曰為道日損故若退

上德若谷

御注曰虛而能應應而不竭虛而能受受而不藏經曰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臣義曰虛而能容體道者也故曰上德能應能受故若  
谷

大白若辱

御注曰滌除元覽不覩一疵大白也處衆人之所惡故若辱

臣義曰大白不受色潔乎至純者也若辱納污之謂也廣德若不足

御注曰德無不容而不自以為有餘故若不足秋水時至河伯自喜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

臣義曰德之容也廣不可極可謂至矣若不足然此德之益廣與道無窮也

建德若偷

御注曰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臣義曰聖人不得已而後起其有所建也因時任運若偷墮然不急急於從事故德之所建彌大

質真若偷

御注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臣義曰靜一不變樸乎其純精藏於一全乎其真任彼萬變其質常真真之至也至真而世莫知其為真其藏深矣故若偷

大方無隅

御注曰大方者無方之方也方而不割故無隅

臣義曰其方有隅言其在器大而無隅道之無方

大器晚成

御注曰大器者不器之器也不益生不助長故晚成

臣義曰惟大器有遠慮不速成故不益生不助長急於

求用淺器之所為也

大音希聲

御注曰動於無方而感之斯應故希聲

臣義曰大音德之不聞故其聲也希

大象無形

御注曰託於窈冥而視之不得見故無形

臣義曰無象之象道之全體本於常無何形之有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御注曰自明道至於大象皆道也道之妙不可以智索  
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欲明之而不可得也聖人得乎  
道故予而不費應而不匱曲成萬物未嘗擅而有之亦  
且而已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善貸且成故勤而行

道生一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

之則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其餘事猶足以為帝王  
之功傳曰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

臣義曰道之體復於至無道之用藏乎不測明之者若  
昧象之者無形其隱如此故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  
孰得而名之貸者應彼之乏予而求復之謂也道應乎  
無方瞻乎萬物成其所自成無有終已物之所得復歸  
其本於此無與於彼無費故曰善貸且成

道生一

道生一



御注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

臣義曰道常無名一之所生氣之混也

一生二

御注曰天一而地二次之水生而火次之精具而神從之

臣義曰一氣分而陰陽之氣辨天地之所生

二生三

御注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臣義曰天地位而沖氣之所生故三才具矣

三生萬物

御注曰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於三三才具而萬象分矣號物之數謂之萬自此以往巧麻不能計臣義曰有陰有陽而沖氣以為和物得以生號數謂萬其可計耶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御注曰陰止而靜萬物負焉君子所以日入而息陽馳而亨萬物抱焉聖人所以嚮明而治必有陰陽之中沖氣是已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赫赫

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臣義曰萬物賦形天地間稟氣於陰陽以生故無不負抱之者沖氣之和所以生生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御注曰物因隆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消息盈虛與之偕行而不失其和其惟聖人乎故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為稱已極而返已滿而損所以居上而不危

臣義曰侯王位乎貴高者也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者也

王公居尊位而稱人所惡知滿損之理而要乎不失中  
故也陰極生陽陽極生陰失於偏毗要適乎陰陽之和  
故明損益之理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御注曰木落則糞本損之而益故也月盈則必蝕益之  
而損故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然則王公  
之所稱乃所以致益而處高貴之道

臣義曰益之則損損之則益天地盈虛陰陽進退理不  
外是此王公稱人所惡得損益之道而與消息所以位

高貴而不覺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彊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御注曰以強制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我之所教則  
異乎此強梁者有我而好爭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  
為戒故將以為教父

臣義曰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陰陽有進則有退有  
退則有進物之變化陰陽之盈虛其理故然理之所在  
義教師也強制弱剛制柔人之所教也強梁者之好爭  
是強於有我以彼之不我勝任強而不自反者故卒為

強者之所勝而不得善其死知其說者鑒彼消息盈虛  
損益之理為教之本有父之道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御注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  
聖人能之

臣義曰剛則不能通於物而易折故毀於堅對於銳至  
柔則與物無迕逆故能入物而有為而至堅者為之用  
馳騁而不知也

無有入於無間

御注曰莊子外篇論夔蛇風目之相憐而終之以目憐  
心蓋足之行有所不至目之視有所不及而惟神為無  
方也內篇論養生之主而沉於庖丁之解牛丁者火之  
陰而神之相也故恢恢乎游又有餘然則入於無間非  
體盡無窮而遊於昧者其孰能之

臣義曰無有則物我皆無有也物我皆無有則體神而  
冥於道故妙於無方遊乎無昧

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御注曰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於此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茲所以為有益

臣義曰經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蓋道之妙用藏於不測豈事於有為也有為者勞形以事精虧其生何益之有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御注曰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為之益不虧其真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賓無為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臣義曰體神而其教不言盡道而其益無為至於天下



賓萬物化誠希及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御注曰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至願在我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貨非所多也惟不知親疎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為徇若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豈不惑不達生之情而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臣義曰失性命之理累名利之域而不知返者不知親  
踈多寡之辨爾身在我者也至貴至富所自足而無待  
於外也名貨在彼者也物之儻來寄爾變其在我徇其  
在物至於殘生損性愚亦甚矣且身親於名矣身之可  
忘則名其可固耶身多於貨矣身之不有貨其可累耶  
則孰親孰多有道者又在所不許  
得與亡孰病

御注曰列士徇名貪夫徇利其所得者名與貨而其亡  
也乃無名之樸不賢之軀病孰甚焉

臣義曰於物有所得則得之者在外於我有所亡則亡之者在內內省則外輕而無徇逐之苦喪失之病會得不已至於精虧而不全其生形勞而不舍其神其病也為甚

是故甚愛必大賈多識必厚亡

御注曰無慕於外則晉而不費無累於物則守而不失取予之相權積散之相代其至可必若循環然豈可長久

臣義曰取予積散必至之理然物有所愛則心為之役

而神為之費物有所藏則神為之勞而生不能厚  
知足不辱

御注曰處乎不淫之度何辱之有

臣義曰足乎所自得知其自貴者也何辱之有

知止不殆

御注曰遊乎萬物之所終始故無危殆之患

臣義曰知止於性分之內而無求於外故無世患  
可以長久

御注曰物有聚散性無古今世之人以物易性故好名

而徇利名辱而身危聖人盡性而足天下至大也而不  
以害其生故可以長久而與天地並  
臣義曰知足則心復於虛知止則神舍於靜虛以集道  
靜以復道故可以長久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六終

行 各 案 理 下

111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七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德經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御注曰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  
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缺知化合變而不  
以故自持故其用不敝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為聖之  
時

臣義曰大成者言乎道也道之大成熟得以見其全故若缺若缺者不見其成之謂也成而不見其所以為成故其用不敝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御注曰充塞無外瞻足萬有大盈也虛以應物沖而用之故施之不竭其用不窮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臣義曰大盈者言其德也德之大盈則其用也坎然若沖若沖則其用不窮蓋有其德而口其盈則窮矣



大直若屈

御注曰順物之變而委蛇曲直不求其肆故若屈  
臣義曰曲以應變周流不居而不與物爭直物亦莫見  
其直而未始失其直

大巧若拙

御注曰賦物之形而圓方曲直不覩其妙故若拙  
臣義曰彫刻衆形未嘗有為也一無所為而巧成在物  
大巧也不見其所以為而莫覩其妙故若拙

大辨若訥

御注曰不言之辨是謂大辨惠施多方其辨小矣

臣義曰言以明道也未若不言而道自明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御注曰陽動而躁故勝寒陰止而靜故勝熱二者毗於陰陽而不適中方且為物汨方且與動爭烏能正天下惟無勝寒之躁勝熱之靜則不雜而清抱神而靜天下將自正

臣義曰躁則熱中熱中則雖寒可勝靜則心清心清則雖熱可勝惟寒與熱陰陽之氣也而躁靜之心勝則寒

暑為之不知故何所正也氣復於一故清而不離神抱  
於一故靜而不亂惟清與靜致一者也故為天下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御注曰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糞其田  
疇而已

臣義曰有道則無欲無欲則無爭故却走馬民務本而  
樂業故不辭賤事之作勞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御注曰強凌弱衆暴寡雖疆界不能正也

臣義曰戎馬生於郊則荒田萊而蕪五穀弱寡者凌暴於強衆故不能正疆界則民失其所可知矣  
罪莫大於可欲

御注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罪之所起也

臣義曰無可無欲心之忘也有可有欲爭之始也欲而可之不得其欲則爭爭則亂罪莫大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御注曰平為福有餘為禍知足不辱何禍之有  
臣義曰不知足則其欲無窮故禍之至不可解  
咎莫大於欲得

御注曰欲而得則人所咎也

臣義曰得其所欲則人各求得而獲咎於衆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注曰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  
端起而禍亂作咎至則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  
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

之有

臣義曰無厭之求天地所不能足知足乎性分之內則無欠餘而常自足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御注曰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智天道雖遠聖人見之以心智周乎萬物無遠之不察故無待於出戶心潛於神明無幽之不燭故無待於窺牖莊子曰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茲聖人所以密運而獨化

臣義曰出戶而知其所可知爾窺牖而見見其所可  
見爾天下之大天道之廣豈可以知知以見見乎出戶  
則離此而有所知其知能幾也窺牖則即彼而有所見  
其見豈遠也聖人密運獨化不以知知故無所不知不  
以見見故無所不見天下者物之所在使然者也天道  
者道之所在自然者其粗在物其妙在道皆不離當體  
而盡夫知見何事於出何待於窺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御注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近取諸身萬物咸備求之

於陰陽求之於度數而去道彌遠所知彌少矣

臣義曰出則離靜而之動彌遠則不能求復其初出彌遠知彌少理在於是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御注曰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以吾之心而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為哉巍巍乎其有成功是謂不為而成

臣義曰不離當體盡夫知見何俟出戶窺牖也出戶則有行窺牖則有見聖人不行而本乎智不見而本乎心



故天下之事皆可得而知天道之妙皆可得而名能知能名故不為而為成其所自成也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

御注曰學以致其道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日加益而道積於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

臣義曰為學所以求多聞也多聞所以窮理故要乎進益

為道日損

御注曰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曰日損遠伯玉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臣義曰為道所以致虛也致虛所以盡性故要乎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御注曰學以窮理而該有道以盡性而造無損之又損則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無為也寂然不動無不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靜則聖以動則王

臣義曰盡性則極乎至虛而物我忘矣忘其所忘而命復乎泰初故無為以復道之體無不為以盡道之用故

靜則聖動則王也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御注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而以其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起偶而應之天下將自賓太王亶父所以去邠而成國於岐山之下臣義曰天下者道妙之所在神化之所為故謂之大物謂之神器惟有道者天下之所歸而未嘗以事為事也

無事而事而復乎無故天下所以為我治及其有事則將以力取天下而卒底於敗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御注曰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已此之謂以百姓心為心莊子曰卑而不可因者民也

臣義曰聖人以無心為心故因時適變豈有常哉百姓

之心隨時異尚聖人因之因其時以為心故如鑑對形  
不將不迎示其妍醜如谷應聲不揚不抑緣其細大何  
以常為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  
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御注曰善否相非誕信相欺世俗之情自為同異豈德  
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  
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真偽兩忘是非  
一致是謂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所以誠信而喜之

臣義曰聖人之於人無不善無不信故人從於善從於信而不敢違也蓋善惡信否皆本乎妄情妄見私為同異爾混一是非則無善不善元同信否則無信不信不善者亦善之不信者亦信之則無棄人矣故不善者將自善不信者將自信故謂之德善德信

聖人之在天下惴惴為天下渾心

御注曰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戒也故所以為己則惴惴然不自暇逸所以為天下則齊善否同信誕而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臣義曰慄慄恐懼貌也聖人雖無常心而以道在天下  
及其應世未始不慄慄以為戒蓋有而為之不敢以易  
所以同民患也所以為天下則其心渾然將以返樸復  
性同乎古始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御注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聖人以百姓  
為心聖人作而萬物覩故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惟聖  
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之父母也矜憐撫奄若保赤子  
而仁覆天下

臣義曰聖人以道渾一天下而心無異心故百姓之於上也注耳目以聞見於道而化於道聖人孩而視之以其心一而無事智巧所以返樸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御注曰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天機自張與生俱生天機自止與死俱死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

臣義曰萬物之生死出入乎陰陽之化機而不能自己



者也出而為陽故為生入而為陰故為死生於此者死於彼死於此者生於彼性無生死而自古以固存神之出入而形有生死故曰出入生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御注曰與死生為徒者出入乎死生之機固未免乎累臣義曰出入於生死之機而與生俱生與死俱死而未始相離故謂之徒十有三者鑿於形者有六麗於魄者有七出於形生淪於幽陰皆與之為徒

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御注曰貪生而背理忘生而徇利凡民之生動之死地則其生也與死奚擇

臣義曰有其形則有其生有其生則徇外而背理至於失性動皆之乎死地而不能全生亦以耳目口鼻四體心知之欲誘之至於死地而不自知雖苟得其生何異於死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御注曰生之徒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而忘身動之死地桁楊者相接也刑戮者相望也是皆不知身之為

大患生之為有涯而存生之過厚耳古之得道者富貴不以養傷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夭明徹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

臣義曰知生之可樂知死之可哀者泥於有形而以死生為累者也知其未嘗生未嘗死者冥於一致而不以死生為累者也惟其以死生為累故樂生而惡死以其樂也故存生過厚而反害其生曾不知生之為有涯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御注曰善攝生者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其天守全其神無卻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故迂物而不懼物莫之能傷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出入於死生之機者物莫不然知死生之說而超然通乎物之所造其惟至人乎

臣義曰有生則有死者因氣生精因精生神神存以使形神忘則形蛻此涉乎生死之域者然也善攝生者氣復於初精全於一神妙於無與道同體故其生也天行而我未嘗生其出也不忻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化其

入也不辭上與造物者游乎一氣之混全方且以生為  
附贅垂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則誰斲彼為形乎誰斲彼  
為生子惟能忘其生故無死地無死地則人之所畏者  
我何畏焉物亦莫能為我之累矣為我之傷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

御注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  
臣義曰道復於至無而羣有待之以生

德蓄之

御注曰物得以生謂之德

臣義曰物生於道而各得於道故蓄於德

物形之

御注曰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

臣義曰萬物萬形各有得焉

勢成之

御注曰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其勢然也

臣義曰相生相成相形相傾勢成之也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御注曰萬物莫不首之者道也成而上者德也尊故能勝物而小之所貴故物莫能賤之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非德故也

臣義曰道為天地萬物之本始故曰尊尊則貴不足言也故道言尊德繼道之後而物能賤故於德言貴

道之尊德之貴莫之貴而常自然

御注曰物有時而弊勢有時而傾真君高世良貴在我不假勢物而常自若也

臣義曰道制萬物而不制於物故尊德繼於道而物莫能先故貴道不自尊也萬物之所尊德不自貴也萬物之所貴其尊其貴不斲然而常自然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御注曰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於道道者萬物之奧也萬物化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歛藏而道與之成出乎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己道實冒之

臣義曰夫德之畜物之形勢之成皆出於道道冒萬物



為萬物之奧故物之出入生成作化覆被孰有外乎道者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

御注曰生則兆於動出為則效於變化長則見於統壹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生而不有其功為而不恃其能長而不覩其刻制之巧非德之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曰是謂元德

臣義曰有所生有所為有所長離乎道而見乎德者也惟其能生而其功不有能為而其能不恃能長而其宰

制之迹無所見故為德之元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御注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與母皆道也  
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  
生生矣

臣義曰天下有始道之一而已非天地之始也所謂有  
名萬物之母是也一者有名之始故為天下母氣之始  
者一也物之所自生者母道焉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御注曰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

臣義曰一之所起道之所以生物也得其母則知萬物為之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御注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窮物之理而不累於物達道之微而不失其妙則利用出入往來不窮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而無危殆之患

臣義曰莊周曰形非道不生則萬物本乎道而一之所  
生也知萬物皆母於一則一不可以不守能守一則身  
雖歿而神不死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御注白兌以言悅門以言出物誘於外則心悅於內耳  
目口鼻神明出焉慎汝內閉汝外不以通物為樂物無  
得而引之則樂天而自得孰弊然以物為事

臣義曰兌悅於外則心有所之門開其出則神嚮於動  
其兌塞心致一也其門閉神致靜也心一神靜此所以

守其母也守其母則復乎道而無所適而不自得何勤之有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御注曰妄見可說與接為構而從事於務則與物相刃相靡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臣義曰心悅於物徇妄逐末往而不返費其神用竭勞於事以求其濟愚孰甚焉以此喪精失靈夫何以救見小曰明

御注曰小者道之妙見道之妙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

臣義曰小與樸雖小同故見之曰明自知故也

守柔曰強

御注曰柔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者自勝而已故無不勝  
臣義曰知以柔為守則知所以自勝

用其光復歸其明

御注曰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  
用則輝散為光攝用歸體則智徹為明顯諸仁藏諸用  
如彼日月萬物皆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  
也

臣義曰光者明之見於外者也聖人顯仁以應世光之用也藏用以復道明之復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御注曰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牧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與形謀成光者異矣

臣義曰用其光而不復則以我為有而對物之無窮光用有盡而物為身殃是自遺其殃也惟復歸其明而還復於樸故體常而不與物化是謂襲常真常之妙可以冥一而不可以顯取故謂之襲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御注曰道去奢去泰奢者淫於德泰則侈於性施之道也介者小而辯於物介然辯物而內以自知則深根固抵而取足於身故唯施是畏

臣義曰忘心者可以得道忘心則無畏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則有心於道矣故於施為不能無畏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御注曰道夷而徑遠欲速以邀近功而去道也遠矣



臣義曰夫道易知易行而無難者也若大路然其夷甚矣而民好徑用智巧趨速捷以求近功故失道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御注曰尚賢使能以致朝廷之治而不知力穡積用以成富庶之俗則徇末而棄本非可久之道

臣義曰朝甚除則飾於外田蕪倉虛則本不恤矣飾外而棄本非持久之道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御注曰勝內者行乎無名勝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

則惟施是畏志乎期費則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財有餘以為榮不足以為辱怙侈滅義驕淫矜夸豈道也哉

臣義曰棄本逐末徇外傷內忘其固有而有非其所自有忘其自貴而誇非其所自貴是謂盜誇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七終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八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德經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御注曰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

臣義曰心有係則偏倚不中中則無偏係而善建者也

故不拔

善抱者不脫

御注曰抱一以應萬變故不脫

臣義曰善抱者抱一也純粹不雜一而不二故能應變於無窮未始或脫也

子孫以祭祀不輟

御注曰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于精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臣義曰建中抱一其施無窮其道冒于天下後世使之享福不已故子孫祭祀不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

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御注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其土苴以治天下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真也有彼者特其末爾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于道為外臣義曰建中則無過不及抱一則精全不二以此修身德乃真也以此修家德乃餘也以此修國德乃豐也以此修天下德乃普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道之真在我

者也故以真修身身修然後推其德自家自鄉至于國  
至于天下而德彌廣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  
下

御注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以身  
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以之觀天下而天  
下治矣

臣義曰天下之理蓋有常然而各有極也能盡之者不  
容私智故觀身者不外乎身觀家者不外乎家觀鄉觀

國觀天下皆若是也異乎此非善觀者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御注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臣義曰所以知天下之然而盡天下之理者本乎中一  
可謂易簡因性循理而已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御注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含德之厚不遷于物則氣  
專而志一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臣義曰人之德性本自渾全因物有遷薄而不厚惟物我兩忘而含德之厚精全不虧神一不二故復乎無知而心同赤子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御注曰含德之厚者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物莫能傷焉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臣義曰比于赤子則精全神固心復乎無心而恐懼憂患所不能入固未始有震物心也故物亦莫之傷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御注曰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作合而絞之精之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

臣義曰德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形全神全者形不滯于有而氣為之變化故骨弱筋柔而握固氣不感于動而精全于一故未知牝牡之合而絞作

終日號而嗑不嘎和之至也

御注曰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沖氣以為和和則氣全而嗑不嘎人之生也精受于天一而為智之

源和得于天五而為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而失其赤子之心有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夫

臣義曰赤子形與物接而心常靜一其聲之所發氣之所動爾非心使其氣而有動氣之累故全精之一完氣之沖神不虧而嗑不嘎故其妙可以入神其常可以復命和之至也如此

知和曰常

御注曰純氣之守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亡

臣義曰常者至真而常然未始或變也故形雖脫化之不一而性有所不立守氣之純保乎泰和知其和而無所變故曰常

知常曰明

御注曰明足以見道者知性之不亡故也

臣義曰知其性有常而不變而未始或亡見道明矣故

曰明

益生曰祥

御注曰祥者物之先見生物之理增之則贅禍福特未

定也

臣義曰生理固全何事于益益之為祥禍福未定

心使氣曰強

御注曰體合于心心合于氣則氣和而不暴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心實使之茲強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臣義曰心復于無則氣保于沖心使氣則氣失于暴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御注曰道無古今物有壯老強有時而弱盛有時而衰役于時而制于數豈道也哉

臣義曰有壯有老隨時徙化形與之變是物也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有常不變其幾道乎

不道早已

御注曰道未始有窮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臣義曰不以道則其生雖壯已失生理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御注曰道無問問無應知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齧缺問于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臣義曰道不可言也故知道者不言而默識可言者道之粗也多言則數窮故言者不知道

塞其兌閉其門

御注曰塗卻守神退藏于密

臣義曰塞其兌則心無悅于外閉其門則神不馳于物所以退藏于密也

挫其銳解其紛

御注曰以深為根以約為紀

臣義曰挫其銳鈍而後利也解其紛不為物結也根深

者不見其銳紀約者何事辭紛

和其光同其塵

御注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臣義曰和其光復歸其明也同其塵則混同于物也復其明混于物故能同其波

是謂元同

御注曰道復乎至幽合乎至一至幽之謂元至一之謂同元同則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豈竊竊然自投于親疎利害貴賤之間為哉

臣義曰至幽則盡妙至一則不二有無物我元同一致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  
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御注曰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親踈之態情偽相感而  
有利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  
有極奚足為天下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  
偽離用捨而元同于一性之內良貴至足天下兼忘故  
為天下貴

臣義曰物于物者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之人也至于



物我元同則物物而不物于物故莫之爵而常自然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御注曰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之  
正定兵之奇勝道之真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  
矣

臣義曰治國以正定道之常也用兵以奇勝道之變也  
取天下以無事道之真也侯王得一為正而物莫不正  
國之治也兵以克變為奇而物莫能勝兵之用也法出

而姦生令下而詐起故無為之君執左契而天下應之  
所謂無事以取天下也

吾何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御注曰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致其所惡則  
散今也無愛利之心而多忌諱之禁民將散而之四方  
則民彌貧

臣義曰多忌諱則多事而多禁故民擾于法而業不得  
安故民始亂而彌貧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御注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生則純白不備而或罔上以非其道

臣義曰人以機械相勝詐偽萌生迭為朋附罔蔽此所以滋昏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御注曰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

臣義曰尚伎巧則風俗弊于奇巧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御注曰剋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臣義曰國家昏于人之利器相勝風俗弊于人之伎巧相尚忌諱多禁民貧失業則治國失其正而以多事擾天下也至于法令滋彰防制密甚然後民益無恥矣民無恥則無所不為矣故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御注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臣義曰聖人體道無為以性復性故民化于上而不知其所以化也

我好靜而民自正

御注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圓曲直不能逃也夫豈待鈎繩規矩而後正哉

臣義曰靜則致一而民皆一于正

我無事而民自富

御注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爾無以擾之民將自富臣義曰上無事則民有餘力安生樂業而民富足

我無欲而民自樸

御注曰不尚賢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

同乎無欲而民性得矣

臣義曰無欲則無心上無心則民得其性自足于性分而心復于一全其樸矣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

御注曰在宥天下下知有之而無欣欣之樂

臣義曰上以道在宥天下下以道自遂其生成上下皆正于一而復乎道上不見其有為下不知其帝力悶悶如此

其民淳淳

御注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臣義曰淳淳者渾厚自如絕私欲復素樸也

其政察察

御注曰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然以苛為明此察察之政

臣義曰察察著明至纖至悉斬政之舉以苛為明也其民缺缺

御注曰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故無全德

臣義曰上政察則民巧于為偽傷于巧而不德其全故  
無全德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御注曰昭昭生于冥冥有倫生于無形德慧術智存乎  
疾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  
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臣義曰否泰窮通禍福吉凶出入終始往返倚伏如循  
環然無有窮極惟安于時分故禍福之來任其自爾豈  
有常耶



其無正邪

御注曰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然則孰為天下之至正哉

臣義曰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知美之為美斯惡矣夫混于至道而莫知所以然孰有所謂正也況禍福無極孰為之正

正復為奇善復為祲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

御注曰通天下之氣爾今是而昨非先迤而後合神奇

臭腐相為終始則奇正之相生祇善之更化乃一氣之  
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  
而不明乎禍福之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  
其真乎

臣義曰正奇善祇相為是非皆緣諸妄寔非大常民之  
失性固已日久不能返本以契道徒知缺缺于求福苟  
政事察察而以一偏為正將使天下畢正于我其可得  
耶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御注曰方者介于辨物大方無隅止而不流無辨物之迹

臣義曰方則介而有辨方而不割則混一體道而不與物絕

廉而不剝

御注曰廉者矜于自潔大廉不嗾清而容物無刻制之行

臣義曰潔然獨立于萬物之上而物無不容不見刻制也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御注曰直而肆則陵物之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患至  
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明其唯聖人乎民之迷  
也以方為是者如子莫之執中以廉為是者如仲子之  
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夸末世之敝俗而  
失聖人之大全豈足以正天下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  
哉如斯而已

臣義曰大直若曲蓋與物委蛇而不失道之直直而肆  
則有其直而陵彼不直矣和其光歸其明而塵同于物

而未始與物異也豈有其光以耀乎外哉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聖人所以正天下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

御注曰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謂嗇天一在藏以取為事立乎不貸之圃豐智原而嗇出則人事治而天理得

臣義曰動靜之勞形思慮之役心人之不自治者然也

極聰明盡智識天之不能事者然也兩者一于嗇則其神不費而神全于精一治人事天莫要于此故聖人不失于動靜不累于思慮收聰明忘智識而與天為一謂之嗇則其藏深矣而不示其存固矣而不費夫唯嗇是以早復

御注曰迷而後復其復也晚矣比復好先嗇則不侈于性是以早復

臣義曰嗇則神存而不費故其復早也  
早復謂之重積德

御注曰復德之本也復以自知則道之在我者日積而彌新

臣義曰復以自知德積于內復之以早則所得彌積重積德則無不克

御注曰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而無所不勝者惟德而已

臣義曰德之重積則德彌厚矣德彌厚則道足以勝己之私而至于忘我忘我則忘物物我忘而無不克矣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御注曰德至于無所不勝則泛應而不窮孰知其極也  
臣義曰德至于無所不勝者物我忘故也物我忘而復  
乎至無曷知其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御注曰體盡無窮則其于用天下也有餘裕矣況有國  
乎

臣義曰體道全神然後可以有國者治人事天至矣盡  
矣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御注曰道為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

臣義曰有國之母者無極之道也惟道常而不變故長  
久

是為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御注曰道者物之母而物其子也性者形之根而形其  
柢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可以長久根深  
則柢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為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  
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為道

臣義曰性復于道則其根深矣形以道生則其柢固矣

根不深則精不全精不全則神不固神不固則其形去  
故根深柢固所以長生久視而固存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注曰事大衆而教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教徙之  
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教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教變法則  
惑是以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

臣義曰烹鮮任其自熟無用智巧也聖人為無為付萬  
物于自爾故若烹鮮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御注曰聖人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道常無為以莅天下則人無不治彼依人而行者亦皆安定休止莫或出而為祟故曰其鬼不神

臣義曰不以道莅天下則人為私邪所勝故陰陽謬戾而鬼靈乘釁得以神其妖上莅以道則天清地寧人和氣和而鬼亦寧處以正勝也故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御注曰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為而常自然無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形是之謂不傷民當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神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故曰其神不傷民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夫何傷之有

臣義曰夫有為而從事于務天下多忌諱至于法令滋彰嚴刑重賦輕敵抗兵田萊荒民彌貧而百姓愁苦不能保生此由自傷其民爾上以道莅天下而不傷民遂萬物性命之理無或干于陰陽之和則百嘉大順各得

其序而氣應天地之和矣神具有傷人者哉詒爾多福而已至于此則人神交相歸德而不相傷治之至也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八終

詩經卷之八

八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九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德經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御注曰人莫不有趨高之心而趨高者常蹶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臣義曰流下則衆流之所歸故成其大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御注曰天下皆以剛強敵物而我獨寓于柔靜不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也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臣義曰剛強立我則物為我敵柔則不爭靜則不倡惟柔與靜與物無迕所以為天下牝所以為交天下之道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御注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臣義曰惟能下故能取不自下者物必下之而常為物  
下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  
欲故大者宜為下

御注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卑而上行故  
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為下

臣義曰小國不下大國則速禍大國下小國則小國鮮  
不為之下不能為下者常在大國故大者宜為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也

御注曰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黃泉隱魄榮也人奧思慮蘊至神也天地與人有所謂奧而皆冒于道道也者難終難窮難測難識故為萬物之奧道為物之奧則物者道之顯歟

臣義曰道者萬物所由出而視之不可見也故謂之萬物之奧物皆冒于道道無所不庇覆而妙用深密此奧之義

善人之寶

御注曰利而行之積善成性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  
臣義曰善人知貴愛于道故不失己于物而知所自貴  
不善人之所保

御注曰反無非傷也順其理則全動無非邪也靜其性  
則正故可以保身

臣義曰保如保傅之保若保赤子之保人雖不善性靜  
理順則得其全正道之所保也何棄之有道之不棄故  
謂之保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于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御注曰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皆非道所貴言美而可悅  
行尊而可尚猶可以市且加于人而人服從況體道之  
奧徧覆包含而無所殊乎然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臣義曰美言尊行去道彌遠猶可以市苟利于人況道  
之奧覆被無間則人雖不善道則保之在所不棄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御注曰君子之守脩身而天下平天子三公有壁馬以  
招賢良而不務進道以脩身則捨己而徇人失自治之  
道矣不如坐進此道者求諸己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

之故民從之如歸市

臣義曰天子三公以道莅天下者也拱璧駟馬為物之貴苟志于物則失道徇物而不能為治坐進此道則天下化之歸者如市亦求而已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御注曰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求之于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惡者遷善愚者為哲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善救者如此故為天下貴傳曰天

下莫不貴者道也

臣義曰惟道善救人無棄人善教物無棄物故求則得之罪則免之所以為天下貴求其在我故求則得之性復其初故罪則免之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御注曰道之體無作故無為無相故無事無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于斯三者槩可見矣臣義曰道無為也為其所自成爾道無事也事其所自

遂爾無為故無作無事故無相無作也無相也則淡乎  
無味何欲之有彼從事于外耽逐世味嗜好以口累者  
又烏知體道之要

大小多少

御注曰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為倪大而  
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  
有于一無故能成其大

臣義曰大小多少雖涉于形數蓋有不同然恩怨一視  
孰有間然

報怨以德

御注曰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何怨之有所尚者德而已

臣義曰涉乎有身之患則驚於寵辱故有恩怨放于自得之場則孰有彼此故無恩怨所尚者德不見可怨故曰報怨以德

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細

御注曰十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空隙之



煙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無火難患天下之事常起于甚微而及其末則不可勝圖故聖人常從事焉

臣義曰事藏於所忽難於謀始其易與細知所圖為則終無失矣事幾一跌末如之何矣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御注曰為之於小故能成其大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

臣義曰積小以成高大也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  
矣

御注曰禍故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人之應世  
常慎微而不忽故初無輕易之行而終絕難圖之患凡  
以體無故也

臣義曰輕諾細故也而有失信之患多易忽微也而有  
多難之累聖人由且難之是以天下之事終無難矣慎  
微故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

御注曰安者危之對未兆者已形之對脆者堅之對微者著之對持之于安則無危謀之于未兆則不形聖人之知幾也脆者泮之則不至于堅冰微者散之則不著賢人之殆庶幾也奔壘之車沉流之航聖人無所用智焉用智于未奔沈所謂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也臣義曰其安其未兆事之未形者也其脆其微事之甚細者也事未形而為之是為于未有也事甚細而治之

是治于未亂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注曰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聖人見端而思末睹指而知歸故不為福先不為禍始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臣義曰木譬自小及大臺譬自下至高行譬自近至遠大也高也遠也皆始于微聖人所以興事成功盖本於此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御注曰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自持故無失  
昧者規度而固守之去道愈遠能無敗失乎

臣義曰為而求成則敗斯至執以求得則失斯至惟無  
為故成其所自成而無敗無執故得其所自得而無  
失

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御注曰中道而止半途而廢始勤而終怠者凡民之情  
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敗

臣義曰有始有卒者其聖人乎凡民離道而事事其能  
久矣故未始不敗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御注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施之  
于事何為而不成

臣義曰終始如一慎之至也事固無敗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  
過

御注曰欲利者以物易已務學者以博溺心夫宜是以

造乎無為聖人不以利累形欲在于不欲人我之養畢  
足而止故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學在于不學緝  
熙于光明而已故以復衆人之所過道之不明也賢者  
過之況衆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此絕學者所以無憂  
而樂

臣義曰性分本自足故無欲性理本自明故無學惟忘  
其所自足故多欲而至于失已昧其所自明故博學而  
至于溺心聖人不以利累形而欲在于不欲故不貴貨  
不以人滅天而學在于不學故以復衆人之所過謂之

過失中也救其過所以復性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御注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豈或使之性之自然而已  
輔其自然故能成其性為者敗之故不敢為此聖人所  
以恃道化而不任智巧

臣義曰萬物之性各具自然聖人無為體道輔之而已  
生者遂其生成者遂其成人為無與焉為之則敗故不  
敢為也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御注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為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無所施智巧焉故曰愚三代而下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嗔嗔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

臣義曰三代以來教化詳明其文益勝而周末文弊明民之過故老氏將以愚之也使不知善之為善美之為美而無所歧尚各安其性分而不戕其天真全於自得

而不可以偽為故可以反常復樸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御注曰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臣義曰人以智勝日益虛偽豈勝治哉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御注曰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

臣義曰尚智則人以姦偽勝而難治故智為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御注曰焚符破璽而民鄙樸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臣義曰不以智至于民樸不爭為國之福氣火如是  
知此兩者亦楷式

御注曰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知所以治國故民則  
而象之以為楷式

臣義曰上知以智不以智兩者之為治則民知則微而  
有所楷式

能知楷式是謂元德元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御注曰元者天之色帝知楷式而不用其智則與天合  
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

之者故曰與物反矣

臣義曰知楷式而不以智則心復乎無心知復乎無知是德之元元德至深至遠故反乎物而冥于道

然後乃至大順

御注曰順者天之理乃至大順者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莊子曰與天地為合其合緜緜若愚若昏是謂元德同乎大順惟若愚若昏所以去智

臣義曰元德之世物物各順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謂大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御注曰興事造業其一上比者王也王有歸往之義君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臣義曰江海善下為衆流所歸故大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御注曰易于屯之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得其民者

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從之也輕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者無思不服故不厭易曰百姓與能臣義曰聖人下其言而人推上之故處上而人不重後其身而人推先之故處前而人不害民心樂推而歸之故不厭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注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臣義曰不爭則無心故天下應之以無心何爭之有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注曰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為大乎

臣義曰入于形器則不能無肖道外無物何所肖哉莫大于道其細也夫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御注曰異乎世俗之見而守之不失者我之所寶也

臣義曰可持不可失如寶焉非世俗之見也

一曰慈

御注曰慈以愛物仁之實也

臣義曰慈以愛物則不傷生不害物遂萬物為自然

二曰儉

御注曰儉以足用禮之實也

臣義曰儉以足用而不以物失性故不傷財不害民而民自循於至理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御注曰先則求勝人尚力而不貴德



臣義曰應而不倡自後自下以謙為貴不求其勝故所以成器長也

夫慈故能勇

御注曰文王視民如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臣義曰慈故民愛之衛其上如父兄如手足之捍頭目天下其誰與敵

儉故能廣

御注曰閉藏於冬故蕃鮮於春天地尚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

臣義曰惟儉故無侈費自足而無所乏不以末傷本不  
以外傷內故能廣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御注曰不爭而善勝者天之道道之尊故為器之長

臣義曰天地人神以謙為貴自下不爭所以能成器長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御注曰世之人知勇之足以勝人而不知慈乃能勇知  
廣之足以夸衆而不知儉乃能廣知器長之足尚而不  
知自後之為要則剛強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御注曰仁人無敵于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效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御注曰志於仁者其衷為天所誘志於不仁者其鑒為天所奪則天所以救之衛之者以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為先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

御注曰武下道也士尚志曰仁義而已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善戰者不怒

御注曰上兵謀伐而怒實勝思

善勝敵者不爭

御注曰爭逆德也爭地以戰殺人盈城爭城以戰殺人盈野勝敗特未定也不武所以成其武不怒所以濟其怒不爭所以弭其爭三者皆出於德故曰善

善用人者為之下

御注曰智雖滿天下不自慮也故智者為之謀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故能者為之役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故辯者為之使

臣義曰善為之下則人為我用而天下助之

是謂不爭之德

御注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才全而德不形者未嘗聞其倡也常和人而已

臣義曰不武不怒不爭為下是德也非事也

是謂用人之力

御注曰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之者無知也

臣義曰收聰明忘智力所以盡天下之聰明智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御注曰無為為之之謂天不爭而用人故可以配天可以配天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極至也木之至者屋極是也

臣義曰天道抑高而舉下能為下不爭是謂配天配天則與天為一道之至也故曰古之極

下關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九終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

九

四  
卷  
第  
三  
十  
七  
頁

一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十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德經

吾言甚易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注曰逆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不能有難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己耳

臣義曰聖人之言明道析理而已故其為教皆本于性命之固然而祛其蔽也反己則得之非難知難行也惟捨近圖遠徇末失本求諸在外溺於多言汨於多事而莫得其宗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御注曰言不勝窮也而理為之本事不勝應也而道為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

臣義曰言宗于理得理則忘言而理為之本事君子道得道則無事而事為之末

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御注曰小夫之知不離乎竿牘雖曰有知而實無知也  
夫豈足以知道

臣義曰言之宗事之君且不知人豈吾知也知吾則知  
道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御注曰有高世之行者見非于衆有獨智之慮者見驚  
於民故有以少為貴者

臣義曰我道大故知者稀知者稀則我貴矣貴於道故

莫之爵而常自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御注曰聖人藏于天下而不自銜鬻

臣義曰有道則不矜于外而退藏于密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

御注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知之  
外矣不知內矣知之淺矣不知深矣知曰不知是謂真  
知道之至也故曰尚矣

臣義曰介然有知道之失也復乎無知其知尚矣  
不知知病矣

御注曰不知至道之精而知事物之粗不知至道之極  
而知事物之末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而日趨于憂  
患之塗故病

臣義曰不知道而自以為知所知者事物之在外者爾  
以其妄見而為真知其病大矣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御注曰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

者終身不鮮大愚者終身不靈

臣義曰病而不知其病其病不可治惟知其病故不病  
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御注曰聖人素逝而恥通于事立本而知通于神有真  
知也常若不知是以不病

臣義曰聖人之不病真知也以知為病常若不知故不  
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御注曰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  
揜易曰荷校滅耳凶

臣義曰民以不畏故卒陷於禍患

無狹其所居

御注曰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而不可圍而曲士不  
可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  
包裹六極無自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臣義曰性宅為天下之廣居日與物偽接構柴塞而蔽  
於一曲居之所以狹也

無厭其所生

御注曰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太和而無中道夭者無厭其生故也

臣義曰人生於道本實一致不遷於物則通物所造性以情動情隨物遷故氣喪神敝精虧形去而生不自保厭其所生而不知也抱一反樸全精體神至於與道長久可謂無厭其生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御注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臣義曰不厭其生故其生不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御注曰聖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見以矜其能有自愛之仁而不自貴以臨乎物若是者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方且樂天而無憂何威怒之足畏乎聖人之去取抑可見矣

臣義曰聖人神全于己固自知也不自見者不有己以矜人道在于我固自愛也不自貴者物我且忘矣我何

貴於物哉。俠其所居，厭其所生，自見自貴，所謂彼也。反之，所謂此也。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御注曰：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勇于敢者能勇而已，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適足以殺其軀而已。故子路好勇，孔子以謂無所取材。勇于不敢，則知所以持後，持後者取先之道也。列子曰：天下有常然之道，曰柔。臣義曰：能勇者失于暴，故其性殘忍而視人如草菅。故

其事還以殺持後者不輕敵故其性仁愛而視民如傷  
故其事還以活

此兩者或利或害

御注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宜

臣義曰勇於殺用兵之事也勇於不敢用兵之道也道  
之與事或利或害槩可見矣然竒變無常故於正而有  
所差於拂而有所宜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御注曰畸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惡人孰從

而知之

臣義曰勇於敢殺人之所利也天之所惡者天之德好生故也人之所利而不知天之所惡故曰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御注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也

臣義曰禹征三苗而聽益之贊其難如此故聖人要乎順天而不敢易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注曰萬物之出與不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

不迂是謂不爭消息滿虛物之與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善勝

臣義曰萬物之生也任其所自生萬物之殺也聽其所自殺無事於爭也萬物冒於天之覆被而受命焉善勝至矣

不言而善應

御注曰天何言哉變以風雷示以禍福無毫釐之差有影響之應

臣義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善惡之應無毫釐差不

言善應如此

不召而自來

御注曰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物之紛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健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

臣義曰召而至者臣子之義天制萬物之命尊之至也其孰能召一氣自運固非使然  
坦然而善謀

御注曰德行恒易以知險

臣義曰恒易故坦然知險故善謀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御注曰密而有間人所為也天則雖疎而無間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所以為不失且爭而後勝言而後應者人也天則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名之則至難於知天者人也天則不名而自來坦然而善謀惟聖人為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

臣義曰天之覆物不以善惡為間廣博無際恢恢然孰

知其極也禍福災祥各以類至雖遲速特未定然報應無有免者故曰不失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御注曰民有常心其生可樂苟無常心何死之畏釘錐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是謂以死懼之民將抵冒而終不化

臣義曰民忘其所自愛失其全生之理俗離民弊抵法冒禁至於六親不得相保困於塗炭瘠於溝壑雖生曾



不若死之為愈此死之不畏也上不以道治下至於民  
不畏死而猶將以死懼之期底於治不亦難乎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豈執而殺之孰敢

御注曰天下樂其主而重犯法矣然後奇言者有誅異  
行者有禁荀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也

臣義曰民知生之可樂則知死之可畏畏死則重犯法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

御注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必  
易之道也代司殺者殺代大匠斲是上與下同德倒道

而言迂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文王因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為是故也

臣義曰無為者君道有為者臣道君尊臣卑上下之分有常而不紊君仰成於下臣服勤以恭上故大治也國有常刑司殺者殺苟代其殺則殺不以典非常刑也是代大匠斲反所自傷爾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御注曰代斲且不免於傷況代殺乎此古之人所以責夫無為也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臣義曰非其所任而任之斯失矣大匠以斧斤為用也代之必傷其手司殺以刑戮為事也代之則刑斯濫矣所以傷民也民傷乃所自傷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

御注曰賦重則田萊多荒民不足於食

臣義曰五穀民恃之以生而賦於上也為多故民食不足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

御注曰政煩則姦偽滋起民失其朴

臣義曰上有為益煩則民應之益巧所以難治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御注曰矜生大厚則欲利甚勤放僻邪恥無不為已

臣義曰矜生厚則求欲無已傷生而不自愛也

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御注曰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無以

生為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棄事而遺生故也棄事則

形不勞貴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所以賢於

貴生貴生則異於輕死遺生則賢於貴生推所以善吾  
生者而施之於民則薄稅斂簡刑罰家給人足晝衣冠  
異章服而民不犯帝王之極功也

臣義曰無以生為者任理之自爾非務有為於生也蓋  
不有其生則其生常全形不勞於事精不虧其全故也  
貴生賢於輕死爾知生之可貴曾不知所以全生之為  
本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

稿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

御注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陽以發生為德陰以肅殺為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矣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臣義曰柔弱道之用故為生之徒強梁者不得其死故為死之徒死則沖和喪而反生理故堅強是以兵強則不勝

御注曰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臣義曰以強為勝必有勝之者矣

木強則共

御注曰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而共之矣

臣義曰木強則伐

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御注曰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莊

子曰以懦弱讓下為表

臣義曰老氏以柔弱為本道術之妙在是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

足者補之

御注曰道無益損物有盈虛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聖人之所保也降而在物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天之道以中為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餘下者舉之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臣義曰益損盈虛迭運迭旋皆反於極本乎自然也高者有餘者皆盈益者也故必抑必損下者不足者皆損虛也故必舉必補皆自然之理故天之道其猶張弓必



斲乎得中而後已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御注曰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

臣義曰惡盈也故損有餘好謙也故補不足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御注曰人心排下而進上虐熒獨而畏高明

臣義曰凌其不足而損之求為己之益畏其有餘而奉之求為己之悅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

御注曰不虐熒獨而罄者與之不畏高明而饒者損之非有道者不能

臣義曰罄者與之使無不足之累饒者損之使無過滿之災唯道為能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御注曰不恃其為故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故無自滿之志人皆飾智己獨若愚人皆求勝己獨曲全惟不欲見賢也故常無損得天之道

臣義曰聖人體道在天下故能以有餘奉天下非以有

餘為恃也為而不自恃功成而不處者不欲自伐自滿以見其賢爾賢以業言也有餘者己之道以己之先覺覺後覺以己之先知覺後知其下至於輕稅薄賦散利於天下而不收於上皆所謂以有餘奉天下唯不見賢故下不知帝力此聖人與天同德也故曰得天之道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御注曰易以井喻性言其不改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

無以易之也。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己，烏能勝物？唯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

臣義曰：水之性隨器任形，曲直方圓與之為變，至柔至弱，然攻彼堅強，莫之能勝者，以其性不易於變，其體常冥於一，此柔弱所以能擅其勝也。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御注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臣義曰：觀水之攻堅強，則莫不知；柔弱之為勝，是知之所及也。然莫之能行者，有己以好勝而仁不能守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王

御注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國君含垢體道之虛而所受彌廣則為物之歸而所制彌遠經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臣義曰水幾於道故聖人體水以為德柔弱善下藏垢納汚無所不容而無善惡小大潔汚遠邇之間故可以主社稷王天下

正言若反

御注曰言豈一端而已反於物而合於道是謂天下之至正

臣義曰言其受垢不祥謂之社稷主天下王斯聖人之正言也其言若反於俗蓋反俗所以為正也故曰反於物而合於道是謂天下之至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御注曰復讎者不折鑿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故無餘怨愛人者害人之本也偃兵者追兵之本也安可以

為善

臣義曰古之善治人者使之自治非有以治之也民之情蕩於利欲而淫侈爭奪以自恣求得其欲而已上之人設為禁令刑誅一切治之天下不得其欲怨之所由生也夫怨者民之欲亦大矣以不得所欲故謂之大怨以民之有是怨也於是又欲調和而禁治之禮樂教化賞刑號令無所不至所以調和禁治之也而天下益有餘怨故聖人所以執左契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御注曰聖人循大變而無所湮受而喜之故無責於人  
人亦無責焉契有左右以別取予執左契者予之而已  
臣義曰執左契則無為而付當於自然不從事於物任  
萬物之自至吾應其至與之為合爾常任天下之責未  
始責於人也

故有德司契

御注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臣義曰不德之德所以司契也

無德司徹



御注曰樂通物非聖人也無德者不自得其得而得人  
之得方且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焉茲徹也祇所以  
為蔽莊子曰喪已於物者謂之蔽蒙之民

臣義曰無得於己求徹於物蔽蒙甚矣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御注曰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臣義曰和大怨不可以為善而有德司契者謂之善人  
天道之所與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御注曰廣土衆民則事不勝應智不勝察德自此衰刑  
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老氏當周之末厭周之亂  
原道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文勝之敝俗而躋之淳厚  
之域故以小國寡民為言蓋至德之世自容成氏至於  
神農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以此而已

臣義曰國小則其事易治民寡則其欲易足事易治則  
忘術智欲易足則無巧偽然後可以反朴復古也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御注曰一而不黨無衆至之累

臣義曰人各安其分各遂其生無朋比羣聚之累雖器  
有什伯無所用之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御注曰其生可樂其死可葬故民不輕死而之四方孔  
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遠徙之謂歟

臣義曰知生之可樂而安其生故重死知業之為本而  
樂其業故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注曰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無絕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臣義曰安其生樂其業無事於動也雖有舟輿無所乘無事於爭也雖有甲兵無所陳足乎性分樂於自得者然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御注曰紀要而已不假書契

臣義曰有不信有書契民復古則信於結繩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御注曰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喜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生故樂

臣義曰甘其食者不待滋味而甘也甘其分而已美其服者不待華綺而美也美其衣而已安其居則無所往而不自安樂其俗則無所處而不自樂

隣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御注曰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與往來當是時也無欲無求莫之為而常自然此之謂至德

臣義曰噓噓為仁孑孑為義此民所以尚往來也至德之世民相忘于自得之場無欲于己無求于人相望相聞之間至老死不相往來然則惡有徼情作偽相為容悅之弊焉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御注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關百聖而不慙歷萬世而無弊

臣義曰信言者信于道非苟人之好也不可以投俗此

世俗所以不美也

美言不信

御注曰貌言華也從事華辭以文為旨故不足于信

臣義曰美好之言可以悅人非信于道也故于信為不足

善者不辯

御注曰辭尚體要言而當法

臣義曰善者不待辯而善自明故其言簡約而不費  
辯者不善

御注曰多駢旁枝而失天下之至正

臣義曰辯以求明辭費寡理故曰不善

知者不博

御注曰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

臣義曰道一而已非博者所能知反要則復乎無知何  
事于博

博者不知

御注曰見聞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之不必知辯  
之不必慧



臣義曰博有溺心之累益博而益不知務外故也聞見  
自外至故欲其博自知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故  
不如其約

聖人無積

御注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莊子曰聖道運  
而無積孔子曰某是日徂

臣義曰聖人至虛而無物何積之有以至無供天下萬  
物之求也苟有積而散之則積有時而盡矣惟其無積  
此聖道之所運也

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御注曰善貸且成而未常費我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  
臣義曰人所不能為待我而後為者謂之為人之所亡  
待我而後有者謂之與聖人所為所與皆本于道故于  
己無費于己無乏

天之道利而不害

御注曰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利而物實利之  
未始有害

臣義曰生其所自生成其所自成美利萬物而不言所

利何害之有是天之道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御注曰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應而不藏其靜若鑑和而不倡其應若響雖為也而為出于無為體天而已何爭之有茲德也而同乎道故德經終焉

臣義曰聖人虛己以應世無為而體道付一氣之自運遂萬物於自然其動也順若水不逆其靜也明若鑑不藏物采來感應之如響其為出于無為者也無為則無我無我則無物物我且忘何爭之有為而不爭體道故

也老氏明道德之意真要在乎柔弱不爭為本故以聖  
人之道為而不爭終焉惟得道者為能與此故于德經  
之終言之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十終